踈翁遺稿

坤

序 記 跋 敎書

箋 銘 墓誌 墓誌銘 墓碣銘

墓表 行狀 行錄 傳 祭文

祝文 上樑文

疎翁遺稿卷之三

書

與族孫槐山書

近阻音信悵戀無已即問閒居履况何如那當入城耶春令益懴似當來問耳吾向承嚴旨永刋仕籍惶悚無地雖未知幾時閒免而病則還幸行字依向日所議書報宗中而聞宗會在今十五云圻覲後趂此會傳之如何今年吾家事無論虛實喧籍一世每一念之實欲無生庇覆教飭之責宗子則君也長老則鹿門兄與吾也而君則在坡山守先廬擧宗之望尤在於君君之病痛少含包多狷潔得謗於宗中亦以此也謙則受益滿則

招損是乃天道勿論彼此待宗黨一以謙卑於君何損於德有
益何苦而受一毫譏謗耶吾於君無異麟聃又此盡言宗會之
日飭諸宗以敦睦鄉隣之間無一言之譏訕則老懷懽悅當如
何哉雖似古談既布宗札又此申複於君諒之々々餘對燈呼
倩不具

族譜事君雖力倡宗中既無仕宦者又無聰明可任使者與望
重可彈壓者不免依違不能勇決矣更思之此等大事環顧宗
中雖百年千年似無一介出而擔當者君我未死之前若未辦
此則三韓世族必將無譜而止亦豈不寒心哉舊譜之成亦始
於滄浪先祖及烟江副學公矣烟江之孫方在梁山任所欲以

書通此意嶺派則使梁山收單考證而八道諸宗處通告之道
近聞他家譜廳之規則必於正朔各道戶長之來招致憲府都
吏書給各邑通文使之付送各邑戶長萬無不傳之理云此爲
妙方然無論各邑之同宗有無通文則將逐邑發送所入紙地
當爲壯紙十五束此亦吾派外有誰當之者勢將如前所議取
用於宗物宗會時輪示此書如果僉同則先爲除出價錢以爲
臘前貿紙寫送如何如何數日後欲遍邀京宗相議計而宗會
然後即爲答示也

與僉宗書

伏惟肇寒僉體動止崇重區々溯仰窃想今日齊會溪堂講信

修睦昭穆迭酬一倍歡洽而病蟄城裏不得趁叅望風馳帳身雖在遠竊欲替供一言仰冀僉諒焉噫嘻吾家雖甚零替人之視之猶以詩禮家目之只緣貧窮散落不能如古人花樹之會而近年以來全少雍睦之風多招薄惡之誚仰念先德豈不傷痛吾先祖子孫不過京鄉若而家雖有功緦袒免遠近之不同賢愚貴賤形勢之各異而自吾先祖視之則是一人之所分也豈有親踈於其間哉若以祖先之心爲心則同宗之愚不肖者貧且賤者尤當憐悶而矜恤之不暇也大抵人家之不能敦睦者專由於尊卑親踈之間未能各盡其道互相凌躐轉成嫌隙者多矣近日吾宗亦有此失和之事此豈可使聞於鄉隣者哉

今日僉尊來會於先祖所居之室仰念乎先祖所垂之教則當有以感惕愴艾于中者從今以後益懋念先之道丕修敦宗之風俾免鄉黨之譏笑夙宵禱祝禱祝從行作名亦一合族修睦之道而散處遠鄉每有同名異行之弊故近與在京諸宗相議依尼尹潘朴之例預定土字以下五世名字列錄以呈奉稟門長輪示僉尊如有窒碍處則商議回教之伏望餘萬紙盡掛漏伏惟僉亮不備狀上

與宗人梁山倅 種仁

南北落々久未嗣音悵鬱曷勝即惟冬令政履起居珍勝瞻溯無己宗記病頓如昨無足道者就吾宗譜事曾所慨念者己丑

後殆將百年而尙未得成宗中之所以夙宵悶歎者也近日宗議必欲經始顧此衰病無以任此而窃念己丑前譜卽吾滄浪先祖與七峰烟江兩公徃復纂成者其在子孫肯堂之道豈不在吾兩派乎貞台在時頗有修單校訛之事己有端緒之可據矣玆與臨陂扶餘槐山議則克合將欲發通於八方諸宗而在京諸人旣無帶職者發通小事亦難如意左右卽在嶺邑嶠南一道足可通告收單書到後如以爲可略費數束紙作通文送置於營邸則可以遍傳吾宗散處者嶺南最多左右若果任此盡收一道單子以送則難事過半矣各道發通時欲以明年二三月前收合別定宗中有司及官人上送則好矣貫鄉宗人以

此斷斷己有年所聞此想必進拜矣如使 上舍孝祚分力則
尤好通文草一本胎呈添刪用之如何校正之任欲使各派定
有司當之檜谷派則左右不可不當但値此荒政恐無暇隙貴
派中亦有可任此者乎此事旣張後自多發簡處簡幅隨便惠
及至望回便必爲賜答俾知可否如何都留後便不備謹狀

與韓靑松季明書

到全州付書想或入覽矣日前風寒無異昨春伏惟供劇台體
增重弟病有添無損而猶不敢暫滯日行八九十里十三始到
珍島主倅不欲改日報營以所到日牒報云發程十六日到配
雖緣病狀之如右又添一罪矣沿路惟長城羅州饋一時飯雖

不受食而猶有人情靈巖珍島待之以重犯罪人不肯交接世道固如此奈何所謂謫所雖與珍島連陸而路惡嶺多無異絕地百物無有海物極貴人心亦悍歸棄柎然四顧無可告語處一死之外無他策矣兒子又爲落馬傷腰父子偃臥蝸屋中景象愁慘奈何靈巖都書員朴宗赫爲名曾爲益令楸子島主人故向我頗欵待窘急時勢將乞哀於渠矣家信無以得聞幸使兒輩作書皮封則以民洞韓叅判牌子爲書打京兆印付郵便則可以得聞矣弟之伊日口招在金吾文案中幸使一吏謄出以送如何不能久坐臥草不成字不備

答宗人億柱鎭一教源書

省式郎因邸便伏承僉惠書謹審潦炎僉旅候動止增相慰溯
交至且聞以忠文公立後事僉宗跋涉遠程齊會苑署舊址議
定大事衰病垂死者亦不覺蹶然起敬此論之發雖已多年而
尙未準事者或以事體稀濶且無援據自致遷延而然耶卽見
禮堂題音則可驗本曹已有可據文蹟嶺疏以後曹啓疏批班
班可考今番亦當有上達之擧然後可以準成禮堂况有諸宗
議定可以爲後以待該曹成斜云云之題則一國典禮之臣似
無臆决之言以此言之上達之擧尤當汲汲圖之而至於宗會
議定奉祀孫某人云云顧此病蟄鄉曲朝夕且死曾不與聞宗
中物議者顧何以可否耶定望小紙玆以貽上耳書末所敎都

門長着署云云則某雖忝居門長爲時所棄尙未付軍卿何敢以姓名三字冒列於上徽文字耶勿論上疏與上言宗末姓名切勿混入至望至望餘病昏呼倩略此不備

與尹叅判復初書 光顔

慈殿賓天號擗之痛中外惟均尙何言喩春序向暄即惟台候動止益相瞻溯無已弟殘喘尙存他不足道就亡子祥期不遠觸事慟悼第聞朝家禮則以因山前不許士大夫家祥禫諸祭云未知果然耶鄙家孤孫脫麻在六月因山前不但禁行祥祭亦不許除服故此鄉人亦聞其禁令不爲闋服又聞庚申大喪時已有議定禁令則固是時王制禮不敢不遵行第愚意則竊

不勝惶感焉盖古禮重方喪故己服君喪則後雖遭私喪不敢
制衰是以孔聖答曾子問又何除焉之訓也則私祥之不行從
可知也然庶子服君喪則適子無官子在家自行三年之喪云
者明有經訓以此言之適子在家自行三年喪祭又可知也今
若依朝令過國卒後始爲除服則今番當服期年者不過白衣
冠七朔而已然則爲國服者反輕爲私服者反重烏在先公後
私之義耶此以有官者言之至於鄙孫則乃是白徒庶人亦豈
無有官無官之別耶未知此禮之議定者的在何時而主張者
何人耶如台在朝者固當上達下言俾有矯正之道矣跧蟄者
固不可有言而以執事故如是縷縷覽則付丙勿掛他眼即賜

回教如何餘眼昏神耗呼倩不備

答安徽士浩書

省式自海上歸後積年信息仍絶徒勞一點靈犀晝宵往來而己何意貫弟之來獲奉滿幅手筆辭誼鄭重雖以戚下自謙而有非窮居蔑學者所堪承披玩數四涕簌面騂不能已己病戚行負神明禍及長督三霜已過隻明漸枯縷息不絶其苦可言但幸遺腹一塊穎秀可愛以是慰遣耳四海赦還時丕擬歷叩仙庄兼訪勿染泉石當寒促發含意未果至今茹恨今覽祝峰詩軸益覺曩心之復發金剛俗離之計固想宿昔所蘊一筇非難而若因此得奉顏儀則何幸何幸但恐索我魚肆耳大學歸

極實非鹵莽驟看可得故姑留篋笥以爲從容玩繹之計如有
可徃復者俟便更告耳

鹿兒南行時訓辭

日月易邁汝母終禫已過吾心尙自難抑况汝輩終天之痛乎
禮制有壓冠服雖變而三年未盡當以喪人自處豈可離家遠
出况官府繁擾之地乎汝之婦翁面請書懇雖甚勤至固不當
捨送而第念汝之懶習漸長厭學日甚余亦衰病不能嚴督失
此可爲之時則終成不學之人古有易子之敎故萬不得已許
汝此行到衙拜舅後卽於翌日請于主丈討得深僻册室讀得
一秩經書毋或暫時遊惰俾有越禮從學之效可也一動一靜

或做或讀一依主丈所教毋或違越常置一册子日日所爲所讀勿論緊歇一一劄錄以爲歸示之資可也官府異於私家耳目自多煩亂以汝童心易致出外遊目雖在常時所當痛戒況汝在憂服中不可輕身出戶遊觀以駭吏隷觀瞻至於東軒則雖在訟退吏散之際決不可暫往也雖欲見主丈自當有僻室進見之道若深夜見招則雖東軒亦可暫往而必勿久坐可也通引房子輩易致狎遊常時使喚一介外勿許近接至於妓物則汝以喪人尤當遠避此則主丈似當遠斥不使見之今不中複也汝雖在憂服中主家必欲待以新郞朝夕供饋必有珍厚之物雖在常時兒少輩亦不可衣帛食肉況汝在今日耶雖不

能執禮食素而一如在家時菜羹乾魚之外如有重肉則必命斥去不使更進也然如非大段剛制苦止之事則未易聽從若主家見汝誠切如此則亦當從汝之志矣况家內父兄不免寒餓汝何忍獨飽厚餉也耶汝之婦翁言行文學非如乃父皆可師法凡所教飭一意遵守雖呵責截嚴出於愛汝誨汝之意切勿生厭憚之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可也道路所經山川物色亦皆一一作記作南征記行錄歸時亦記之示余可也烟草不可頻吸酒則尤不可近口雖主丈勸飲以親訓辭之可也

寄仲兒書

去臘來此時吾欲汝輩廢學者非徒懲吾事也盖以吾家家法

不以科學爲業自先世以來世守田園讀書治農而已况吾家世所稱詩禮之家也箕裘舊業所當嗣修而吾則爲門戶口腹之計不幸晚第旣無才學重以奇疾冥行世路得罪　聖世名辱身敗故不欲汝輩踵此覆轍者也近見汝書留意聖理之書云此固平日向汝輩諄諄而祈祝者也又見永同書則云汝向學之誠火燃泉達吾心喜悅何可勝言又聞汝以去月晦往棲坡院做工云想以在家憂鬱飢乏之爲此一時疎暢之意而然此時則異於他時父兄皆在千里絕海之外書信往來凡干酬應惟汝在家可以當之况病親安否之得聞晷刻猶遲則坐在百里之外千里而又加一日之程書雖到京豈能卽見耶且汝季

既在家則雖欲做文不爲無伴食則連床寢則同枕學則共業乃是人間之至樂天倫之至情况當此時父子兄弟散在千里惟汝兩箇同在家中譬如落巢之雛毛羽相溫失水之魚呴沫相濡惟汝兩箇豈欲暫時相離耶所謂學問者非獨讀書窮理而已欲以孝于親友于兄弟也則汝之所謂近看性理書云者將不過口讀而無躬行之實也如此則不如不讀而全其朴愚之猶免於欺心欺人也汝性氣本來躁暴雖父兄之前辭氣或多鄙倍近來則舊習稍祛吾喜其忍性而善變矣呂東萊素有此病至於打破家事所謂家事朝夕所用之器皿也其躁暴如此而因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遂自感悟矯治因成大

儒大抵爲學莫先於變化氣質汝則雖不至如東萊少時而程子云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汝須猛加警省必於怒發時卽爲按忍而徐觀理之是非則其怒自息矣吾雖欲汝輩之廢擧小科則不必廢今年又爲式年熟看四書更做疑心若干首待吾宥還應擧可也心近兩書不可不讀而以汝文理必有未解處况地負海涵之朱書乎日用工程惟在於小學須將一本做讀之暇每每披閱可也汝伯懶性依舊喫苦五朔僅得若干義首無一毫增益之功雖余不能嚴督之致而以汝輩年紀必待父兄教督而爲之耶所當訓勑者豈止於此而紙盡便忙略倩只此此紙常寘案頭而敬翫之也島中得見勸學歌謄本使汝

伯膽出以去汝兄弟熟翫感發可也

寄三兒書

吾雖有三丈夫子人皆謂之好八字而吾旣柔懦平日不能嚴督汝輩姿品庸下無一可望以爲立身承家者雖多亦奚以爲古人所謂但有一子孝何用子孫多者正謂此也汝輩年皆過於志學而立之時而上之不能入孝出恭讀書勅行使人稱詩禮家子弟次之不能勤做科業以成一名下之不能治產幹蠱上奉下率長兒尤懶惰成習終歲不讀一秩書雖云讀之未見訖工雖在家無事時不過遊談耽睡引時越月而已來此謫中過了四五朔而別無可言工夫況聞以家事奔忙京鄉其抛棄

可知雖然吾之所望於渠者猶如渠在襁褓時今雖年過三十不可泛博只冀熟讀小學四書以知立心飭躬之方推其緖餘以爲終場工夫則庶可得儒名悅親志矣仲兒素病性又浮急雖似眈看文字而意思初不沉着每如西果舐皮寧有所得耶聞在杜谷久未見書未知携何書做何工而向者云留意實地而或云看朱書旋云讀大學可知其無一定工夫泛濫涉獵聊以遣日耳凡讀書得力之道如讀大學則不知有論語如看上段則不知有下段必俟窮得盡讀得熟了然在胸中然後可改讀他書如是用工則雖只讀一書勝於遍讀諸書比如作文善於做賦則善於做表觸處皆然矣季兒未知近讀何書而凡士

子之所當讀者必先於性理諸書汝於經書既未能盡讀於外家諸書所可讀者太半未讀毋論某書遇着卽讀必以成誦爲度可也便忙意促言不能盡然都在汝輩服行之如何吾雖流然於此中可瞑目矣

序

送金生樂祚序

倡義使健齋金先生以道學顯於 明宣之際吾先祖文簡公與之友善先生當龍蛇之亂起義討賊遂父子立慬於晉陽之南城節義雙成爵謚並崇至今赫赫照人耳目也惜其子孫零替無表見於世者金生樂祚其後裔也其文行稱於鄉而間亦

遊學於余重講世好情誼甚篤今年春余以罪斥四海島守土者例以法禁通外人防津甚嚴而金生自光山重繭而來換微服擔商物越海尋到於四中余雖無子瞻之才之學而生之義則高於卓契順遠甚也相守五月備嘗百苦於其歸也余贈詩曰久隨籠鳥甘同繫還似蓼虫苦不知盖實際也旣歸數朔生又不禁戀鬱徒步而來顧余氣貌髭髮經夏頓衰而生之誠力不懈益勤如此余尤愧感不已也時適梧葉驚秋槐花報黃生遽告別而赴場惜乎余力不能振之而第贈以一言生其勉之否乎噫居今之世爲士子者固不免於隨衆赴擧而先輩則盖多嫌於苟得或有關竇入士恥而不赴者或有主司物色而避

而自停者或雖遇宿搆改製以呈者或以文不滿意旣書不納

者盖士之懷寶自重不汲汲於衒鬻者類如是也近世士子輩

平居學習旣不能如先輩而每當學期必欲圖屬有司而得之

此何異於穿窬之習耶先儒曰據吾所見爲文以獻而得失置

之度外則雖日日應擧無累吾心況一飲一啄皆有定分則有

命在天者豈可詭遇以得耶如是秉心雖不得一命而枯死窮

廬可以無愧古人況力學勤業則理終可得者耶故曰學也祿

在其中語卒矣又以明翁科箴臨科暫做落榜暫憤兩句語贈

爲生其勉之

記

訥愚堂記

吾從弟箕好宅於洛名其堂曰訥愚屬余文以記之余笑曰無用吾記吾知此堂之名將不久而廢也箕好曰吾訥於言而愚於才求其合於吾者而名之莫訥愚若也將以終吾身而何云廢也曰吾嘗遊於洛人言皆嘵嘵而辯利不見其有訥者私怪之退而觀其俗則未有訥於言而能取容於當世者故訥者強於利吃者強於辯而或有樂於訥而不肯爲利與辯者則人莫不笑其愚而擯之子既訥於言矣又樂於訥而名堂以訥欲以此居於洛圖富貴於洛吾知其如水石之難入也豈不誠愚也哉知其愚而悔其訥則安知不改爲辯智之堂也箕好笑而不

答余曰噫嘻子將南矣名堂所以志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訥與巧之間而仁不仁判焉又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君子之求仁而處于巧佞之中欲以全其訥而望其爲仁也難矣哉子苟南矣其必有以益其訥而保其愚愚於謀世而不愚於謀仁也吾豈可無一言以記其志乎子其勉乎哉庚辰十一月日洞雲山人記

飛僊亭記

余既作昭陽亭直亭之西數十舉武得一丘陡然臨江溢其上有大石偃蹇如人立其名曰仙巖巖之下有地可席而坐其高當鳳儀山之腰幾三之一焉於是剔樹而僘其望疊石而補其

缺仍昭亭之餘材環六楹以臨之亭既成命酒於其上凭檻而望焉則水益長野益濶山益輸形向之隱映蔽虧於昭亭之上者至此皆軒豁呈露於前江心有石窪然成臼亦名曰仙樽余嘗聞關東多仙跡如四仙亭永郎湖者皆是也今巖若樽皆以仙名焉則其亦四仙之徒遊於斯而留其跡歟遂取赤壁賦中語顏亭以飛仙噫余塵土中人也蒙 恩而出守玆府地僻訟簡人固以仙吏目余而今又得仙區溯仙蹟作亭而逍遙於其上嘗其身與地而俱清心與鏡而俱化風至冷然僊僊若乘莽眇而蹋荒忽焉不覺其爲朱墨中人也雖未知四僊之遊比此何如而要時彷彿之境殆不異於眞遊汗漫之樂則共將許余

以仙而以飛仙名吾亭不其僭乎哉亦不知後人其將與巖若樽並稱而不朽乎否也雖然易變者人心也易累者物欲也使余一朝解紱而歸依舊坐在緇塵之中而回望斯亭雖宿春之邇而已如弱水之三萬里矣若又逐逐於聲利之塗營營於得失之場則其於仙也不啻如鵠蟲懸而燕越遼矣豈今日名亭之意哉然則飛仙二字盖將警余於異日而亦足示戒於後人故旣以名亭從以爲之記

萬栢庄記

余謫金島之冬海南金君益齡叩余門揖以入則金君袖其伯氏諱聃齡號廣巖所著述一册子眎余且曰伯氏所居號曰萬

栢庄在海南邑之東自月出山南迤爲小洞天有奇巖矗峰迴溪澄潭之勝故又謂之小金剛在昔柳眉巖林石川詠茅讀書之地而伯氏晩歲卜居于此作精舍爲五架九間法古井田之制梅菊於庭砌芙蕖於池沼而又於巖崖山坡圍以萬株冬栢每歲寒雪積百卉俱凋而獨此滿山蔥蒨四時長春此又金剛之所無而庄之所以得名者也余聞之不覺僊僊欲一往遊焉旣又閱其所著編皆所以敎於家垂於後昆者也其言以力農桑敬祭祀勉孝悌勤學業行恭儉五者爲目而首尾數千言反復縷縷者不出此五者之外旨哉言乎廣巖君雖不以文學自居而其所著盖多合於禮而中於理者至若以農桑必首於五

者之先則深得乎富教之意也田產必厚於宗子之家者亦出於享先之誠也其它如畏邦禁敬官長戒黨習等言無非居鄕謹約之法余雖未獲一面讀此不覺蹶然起敬也噫世降俗漓雖在草萊爲士者不能守靜安分逐逐然趍時好騖聲利者皆是也惟君出於海嶠無求於世以山水耕鑿自娛飭躬保家爲教倘夫子所謂善人不踐迹者非耶惜乎後世無孝悌力田之擧使君至今空老於巖穴也余又聞君學於桐崗李公李公力學篤行士也其葬也余嘗挽之君之得於李公者最多云余旣聞庄之勝倘蒙　恩北還必欲一登其堂庶幾接君德儀償此耿耿而庄之勝亦當爲君更賦也

杆城金朴五人鄕賢祠記

昔在 穆廟壬辰倭寇猘海東所至焚燒斬艾八路皆然鑾駕至播越灣上其時事尙忍言哉關東杆城郡校宮亦爲倭所據殿廡便作厮廐汚辱備至於是金君自潑及其弟自澤自溶朴君應烈應勳倶以其時校任不勝憤惋挺身入賊中白刃如雪而抗聲叱曰汝雖海外驕酋豈不知聖廟之重乎何乃汚辱若是賊亦赧然慙沮不敢加害五君遂抱持版櫝痛哭而歸埋安潔地已而賊放火殿宇而去及至癸巳冬倭據平壤者爲天兵所敗則蕩突於諸路者皆奔據沿海列邑車駕還都兵鋒少息而營邑蕩殘未遑建校五人相與盡賣田宅鳩材重葺始役於

癸巳告成於甲午上殿下廡咸復舊制奉出埋版手自改題釋菜如禮會諸生絃誦一如平時嗚呼噫矣五君以遐鄉僻蹤拚命衛道殫誠樹績若是其卓卓自古遭亂何限而歷攷前牒如五君者幾多人哉嗚呼韙矣 宣廟嘉之各授訓導職帖俱載校中故事本郡儒生推爲鄉先生建祠於校宮之側每年値忌日具香祝以祭云金君自潑號海隱自澤號松齋皆江陵人朴君應烈應勳寧海人乙丑五月日昌山成某記

跋

江監泛舟詩跋

右詩軸卽余與徐友仲五李友聖庸同族孫光默泛舟龍湖時

所詠也記昔余與聖庸仲五暨安友彥珍同學爲詞賦同學於己卯司馬間又聚居於白岳下之東西春花秋菊酒席詩筵蓋未嘗少一而遊焉其後庸屛居龍湖歲庚戌之秋七月既望余與五珍兩友各佩一壺酒就宿於庸之湖榭于時積雨初收天宇澄朗少焉月上上下天光晃白如琉璃界中遂與臨檻叫奇引壺亂觴誦坡仙赤壁之賦恨不以一棹擊空明溯流光以踵坡仙之跡顧庸自謂屛蹤矢號一臥不欲出門爲放浪而余與五珍固齋恨而罷矣歲癸丑族孫爲江監判官監舍與庸居甚邇共帶烟洲同占月波實與庸有分華之趣也族孫十年臥溪山閒放自適雖收簪爲莞庫而悒悒米塵中思欲一暢於公餘

余乃告以往年所齎恨者族孫遂慨然遍謁五庸諸公請以七月旣望齊集于江監前湖盖族孫亦岳下舊洞主齒甲雖後於余輩而與諸公事契甚厚諸公亦安得無情乎時五滿七旬休官深蟄而乃拂曉策蹇先至湖上庸雖以前執不欲起而舟已艤所居樓下况五以最老翁揭篷先待者乎遂相與携手登舟則族孫已捐監俸具酒肴移厨小舠爨炊其中故自朝至夜放舟中流隨其所之而樂事始專矣是日也天晴氣肅風恬浪靜沿栗島過麻湖登挹淸下伏波夜又月華甚明波光沙色一白萬頃而岸村汀樹隱々遞見於篷外如閱幾疊水墨障也又溯至鷺洲而還鷄己三唱矣同遊者又有吳泰詹景魯曺善振繼

伯族姪憲柱年俱差少者噫嘻今日之遊亦可樂也雖不敢較論於赤壁之勝而倘幸宿恨之得償詩雖無多亦足盡一時記實而但與五庸中坐感欷者獨吾彥珍遽作泉下人墓草將一宿矣自庚戌至今歲籥不過三改而人事之變已如此况余輩髮益皓面益皺此會豈易再乎然庸之詩曰行到九年回壬戌始將佳句盡情酬今距壬戌爲九年之遠而庸欲久視至此余固以詩嘲之而舟中少年輩又相慰藉之曰諸公雖滿七或望七而能窮日夜犯風露健詩快飮無倦色是將耆而艾而况九年之近乎遂相與大笑而罷庸既爲之引余又續此語爲跋以俟後日之驗云爾時癸丑九月下澣成某題

昌寧成氏世譜跋

昔橫渠張先生作西銘以明理一分殊之義而自乾父坤母推至於同胞吾與則自一而分乎萬也又推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義則自殊而歸乎一也譬之於人亦自一人之身分之以至於百子千孫則亦自一而分乎萬也雖以吾昌寧成氏言之源於侍中公之孝奕世繁衍不但纓冕鼎茵而已節義道德文章磊落相望爲我東名族其餘同祖於侍中公者遍一國不啻萬億其麗至有路上路下之別而分爲各派則亦自一而分乎萬也及至崇禎壬午路下仍孫因省其先祖文孝公墓得短碣陰記則有曰公侍中之後於是乎路上下始爲合譜同祖侍中公

則始自萬而歸乎一也亦豈非西銘終歸乎仁之義哉是故紫
陽夫子之贊曰訂頑之訓䏏我廣居其不信矣乎晉成氏之譜
始於司直原弘治癸丑之譜而繼修於判官重性氏刋出於晉
善氏按嶺節時乃萬歷丙辰譜也其後　肅廟己丑叅議瑍氏
以興海倅修刋於嶺外故聞見未廣訛漏猶多所謂己丑譜也
今去己丑九十八年其間累有修譜之議而因循未果矣今年
在京諸宗定議修正發通諸道前縣令鼎柱實任校整與其再
從兄老柱同爲監董以余忝在門長屬以序文然本譜己有慵
齋序文曁我滄浪先祖跋文則余何敢續貂於其間耶但以西
銘自萬歸於仁之義勗於諸宗勉其孝悌敦睦之風且記舊譜

之顚末俾刋於卷端云爾丙寅暮春月日侍中公十七代孫前

叅議德丙跋

教書

教京畿道觀察使洪秀輔書

王若曰惟露冕懋棠之治孰匪重寄顧甸服納秸之地尤難其人歷數于朝當屬之子顧茲畿甸一域實是根基四方控御二十餘州同漢家馮扶之制甸宣數百餘里類周邦郏鄏之規奉月遊之衣冠灑掃園寢按天作之襟帶表裏關防苟非一代通練之才曷膺重宸付畀之眷惟卿清朝雅望大家遺風忠貞世傳父子並踐於華要文武才備前後歷試於閫藩卿玉舘之綸

氷蘗勵操長銀臺之席夙夜殫勞玆授卿云云益殫乃誠毋負隆寄惟威重可以殫壓守宰惟綜明可以黜陟貪廉經數年歉荒之餘尙多凋瘵之歎體九重宵旰之念寧緩撫綏之勞自餘禀裁厥有常典於乎藩臬復畀何異熟路之治輕車簡拔惟公庶幾盤根之別利器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箋文

正廟箋文 代東伯作

丹極恭已仰 聖化之誕敷蒼杓建寅喜泰運之方啓三元是日八域同春恭惟 主上殿下學懋緝熙功叅位育上辛親祈穀之禮周年屢豐東民聳扶杖之聽漢詔初布玆當三陽之載

屆咸仰一德之又新伏念臣闔門恩深遠藩跡滯悵邈違於軒
陛自西徂東效新祝於岡陵若星拱北

誕日箋文 代完伯作

箕疇斂福方萬年之頌騰唐鑑獻箴復千秋之節屆慶溢朝野
歡承殿宮恭惟　主上殿下道叶乘乾明符出震堯傳一念
之學洞徹天人舜慕終身之誠覲瞻日月茲回虹流之節益膺
川至之祥伏念臣邈違軒墀叨守藩臬觸事憒憒徒荷藪藏之
恩有喜欣欣選伸華祝之悃

銘

自警銘

爾年廿九爾心猶放爾讀何書日事遊浪聖賢之言入耳旋忘爾能何行與人不忠不體於己用豈有公爾有何知不通文義厭煩欲速又敬不至從玆以往誓心不貳

竹纓銘 並序

洞雲子正冠而纓絕結而復絕至不可結乃截竹以寸貫以繩爲纓銘曰

始一竹截而分一爲萬耶各有孔以通繩一以貫耶合以貫對爲兩義與仁而結爲纓否則竹終待人乎

墓誌

祖考墓誌

公諱至憲字汝章姓成氏自號知非子昌寧人鼻祖高麗中尹
諱仁輔我　朝有諱汝完昌寧府院君諡文靖六世而有諱守
琛以遺逸徵不仕世稱聽松先生　贈右議政諡文貞公之
五代祖也高祖諱渾牛溪先生官至左參贊　贈左議政諡文
簡陞享文廟曾祖諱文濬滄浪先生以學行官至永同縣監
贈吏曹判書祖諱櫟司宰監僉正　贈左承旨考諱熙胄以知
樞靖惠公諱稷之仲子爲伯父後承大宗官至尙衣院僉正後
以長胤同樞公秩二品追　贈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妣桼
原尹氏　贈貞夫人郡守復元之女也公以崇禎戊子十二月
十一日生于漢京順化坊第以辛丑七月初四日考終于坡山

寬谷之廬享年七十四以其年九月日葬于積城治東白雲里枕乙之原恭人安東金氏祔焉公風骨秀偉性度峻潔孝友儒素之風克遵家範文藝夙就少時作武州刀記東溟鄭公斗卿見而奇之謂有古作者風旁習功令業先輩亦多期奬而不屑進取終不成一名嘗入塲失私稿及手寫書册遂不復應擧作詩以見志且作自警文以讀書山中爲志奉質於明齋尹先生先生亟奬之以文簡所編爲學之方勗焉晩年捲還坡山與伯氏梅谷公隔溪而居杖屨源源和樂且湛祠堂朔望之叅雖年踰七耋必皆往叅寒暑不廢日讀性理諸書及擊蒙要訣又手寫古人箴語朝暮吟誦數間茅屋終身窮匱而常晏如也弱冠

時隨侍僉正公交河任所時大歉於縣庭設粥哺飢有一兒鶉衣鵠面雜在飢民中而毛骨淸秀公見而憐之招入子舍予衣食而試其才果奇才也遂稟于僉正公恤其偏母留兒而教育之及長果登第策名於世即故掌令申奎一肅廟朝以前縣監上疏復魯陵者也公之恤窮愛才如此恭人金氏縣令諱命碩之女承旨諱重鎰之孫吏曹叅判李公行進之外孫也先公一年生又先公七年卒享年六十八有至性卓行具先君所撰德行記有三男二女男斗錫奎錫胤錫女李昌彬梁一揆斗錫娶別提南天錫女生一男二女男德涵女金孝溫趙檍奎錫未娶而夭胤錫娶士人崔悌昌女生二女沈復賢俞鉉調再娶士人

權在衡女生一女二男女吳鼎運男德雨一男夭德涵男一柱進士有文行有一子思默夭無子取宗人子載天爲後德雨晚登第今爲弘文館校理有女李熙綏男𢐀柱餘二男幼德雨謹撮家狀用誌于墓

祖考墓誌後錄

丙午年間不肖撰王考墓誌其末段有曰公弱冠時隨侍僉正公交河任所時大歉於縣庭設粥哺飢者一兒鶉衣鵠面雜在飢民中而毛骨淸秀公見而憐之招入子舍予衣食而試其才果奇才也遂稟于僉正公恤其偏母留兒而教育之及長果登第策名於世即故掌令申奎 肅廟朝以前縣監上疏復魯陵

者也公之恤窮愛才如此云云而取考王考手寫日記於曆書者則曰得奇兒於食粥中兒名亥龍者云則乃故掌令申奎兒名其翌年壬子曾王考遞交河入爲司導主簿自是之後申掌令常出入於王考所居慈壽橋第登第筮仕皆作主於王考此是家間自昔傳說者也近聞其家有平山申氏派譜刋出者而載泥峴洪尙書良浩所撰申掌令文字而有非王考獎拔實狀云當與王考日記所錄與申譜梭卞之耳且見王考遺稿多與申掌令酬唱者又家間休紙中亦有申掌令所作詩帖手書姓名與字文甫者此亦可考者

先考墓誌

府君姓成諱胤錫字繼叔昌寧人我成起自麗朝中尹諱仁輔入我朝又大著自文靖公諱汝完至思肅公諱世純皆以名位顯自思肅公子文貞公諱守琛以下連三代皆以道德顯卽世所稱聽松牛溪滄浪三先生而滄浪先生諱文濬於府君爲高祖曾祖諱檏司宰監僉正 贈左承旨祖諱熙冑尙衣院僉正 贈大司憲考諱至憲通德郎妣恭人安東金氏縣令命碩之女吏曹叅判李公行進之外孫也府君以崇禎後丙寅四月十三日生于漢京順化坊第甲纔周以八月初三日卒于坡山薪谷之寓舍以其年九月二十五日權葬于寓舍之南午坐之原戊戌十月初三日始歸祔于積城白雲里恭人權氏之左寔王

考兆次也又遷前恭人崔氏祔左爲品墓府君下世時不肖甫
十五歲於府君事行蒙未有知粗記其得於傳聞及逮覩者一
二爲狀且撮以識于隧甲午府君丁金氏憂墓距家數里許而
府君日上塚哭哭必終日村嫗之居墓下者輒持酒來慰曰誰
無父母何其過哀至斯也不肖省事後嘗隨省王考墓府君時
六旬而猶伏墓所哀泣不己宗子家稍遠而朔望叅外非甚風
雨日往拜廟此亦不肖所逮覩者也甫成童詞翰俱茂人皆期
以早達刻意功令業積成卷帙同研李公著以儷名一世而尙
以敏贍推府君及癸卯服闋後遂不復應擧曰倘何以科爲哉
府君時方三十八矣竟窮餓而終人有勸以藉蔭求仕者府君

答其書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性淸高寡慾疾世之貪濁者曰使吾作太守當持鞭而歸以勵一世云晩年以詩遣興頗有自得之趣有詩稿二卷藏于家嘗手植園松偃仰其下自號曰獨松齋前配海州崔氏學生悌昌之女承旨有海之孫擧二女一男女沈復賢兪鉉調男夭先府君三年生享年四十二後配安東權氏通德郞載衡之女大司諫定之後擧一女二男女吳鼎運男德雨一男夭後府君十七年生先府君八年卒享年三十八德雨己卯中司馬筮仕爲縣監癸卯登第今爲弘文館校理娶生員黃運河女無子再娶士人李松齡女育一女三男女李熙綏男弼柱餘幼沈復賢二男二女兪鉉調一女吳鼎運二男

二女皆不盡載

墓誌銘

從高祖懶眞公墓誌銘

公姓成氏諱杙字子薦號曰懶眞昌寧人也曾祖曰文貞公聽松先生祖曰文簡公牛溪先生考曰滄浪先生贈吏曹判書公其仲子也妣咸安趙氏主簿堪之女白忠肅公休庵先生之外孫女也公以萬曆癸未閏二月二十二日生爲後於縣令諱文漑卽節孝先生之孫而節孝乃配享於坡山書院者也所后妣龍仁李氏莊襄公鎰女惟我聽松先生暨節孝先生俱以靜庵趙文正公高弟皆得洛建淵源而遭己卯之禍隱晦林泉不

用於世而牛溪先生又廢擧力學始徵以賓師之任終穽於宵小之徒及　仁廟撥反斯道大亨旣沒而學者尊崇蔚然爲東方道學之宗公以其親孫得逮事文簡先生旣胚胎前光禀質聰穎過人受學於文簡先生文理夙就五歲讀陽節潘氏史論不過三遍掩卷誦不錯一字文簡先生大奇之撫其頂曰吾家文獻將賴汝而不墜矣侍先生于牛溪之上不離杖屨婆娑雲壑器宇閒雅僊僊有出塵之象戊戌先生易簀于溪廬公年甫十六朝脯之奠哭泣之哀能致其誠敬吊者莫不感歎滄浪先生憂其致傷止之不得及長力學不懈識見深長大爲鉅公推許讀書之暇吟詠性情律格古雅谿谷張公玄洲趙公東溟鄭

公嘗賞之曰唐之韋蘇州也孟襄陽也逮至壬寅刋出滄浪先生遺集時東溟鄭公逌曰懶眞公所著詩雖少不可泯於後世也遂附刋於滄浪先生遺集焉公素多病不赴公車爲學專用心於性理嘗受太極圖說於滄浪先生揭壁而翫索焉又取退栗兩先生人心道心理氣之說多所折衷以質於滄浪先生先生笑曰汝雖才敏易於見解而匪知之艱蹈之攸艱由是日讀語孟諸書以爲實踐之方蒼谷李公顯英公之妻兄也嘗曰某甫乃吾之師也童土尹公舜擧卽公之表從也嘗與論古今理亂文章高下童土大驚曰不意子之學識若是高明也　仁廟初元以薦直除禁火司別坐天啓甲午二月初一日以疾卒得

年僅四十二聞者莫不悼惜焉以其年四月日葬于坡山長浦里乙坐之原後以公孫至厚秩同樞 贈左承旨我成起自麗朝中尹諱仁輔生諱松國門下侍中有孝感之異享于勿溪書院傳三世有諱汝完號怡軒逮我朝拜檢校門下侍中昌寧府院君不仕謚文靖生諱石珚號桑谷禮曹判書謚靖平又三傳有諱世純 成廟朝名臣大司憲謚思肅思肅公子有縣令而以下三世即世所稱聽松牛溪滄浪三先生也公娶韓山李氏即蒼谷顯英妹也生一女適承旨洪命享竟無嗣取季氏靖惠公第三子諱熙緝爲后叅奉不仕 贈大司憲女適進士李基肅叅奉生二男至重武科牧使至厚同知中樞餘不盡記嗚呼

公以美質遂識濡染於大賢之庭出入於兩難之家其德行其言語固多揚厲於後世者不幸連世短運無嗣家間書蹟蕩失於回祿之災其僅得於耳剽所錄迺是制安齋至善公攸藏則敢不徵信矣乎茲不揆僭妄詮次序之仍爲之誌云銘曰惟松與溪暨我滄浪三世正學濂洛室堂公其親孫早歲灸熏餘短微言嗣絕籍焚鏗鏘數篇豈足以覩收拾殘瀋用誌玄關石泐山頹識公衣冠

三從兄通政大夫僉知中樞府事公墓誌銘並序

公姓成氏諱德泓字仲涵昌寧人鼻祖諱仁輔高麗中尹中尹生門下侍中諱松國俎豆於勿溪書院自是簪組不絕至諱石

珦逮我　朝判禮曹典文衡謚靖平號桑谷其仲子曰左贊成
贈左議政諱抑謚僖靖又三傳而諱世純大司憲謚思肅生
諱守琮與仲氏聽松先生同遊靜庵趙先生光祖之門爲己卯
名賢金慕齋安國題其墓曰節孝　贈直提學厰享於坡山之
院生諱耳司憲府監察生諱文漑　贈司僕寺正無嗣取再從
氏滄浪先生諱文濬第二男諱杙爲後薦拜禁火司別坐　贈
左承旨號懶眞又無後以季氏靖惠公諱樓第三子諱熙緝子
之長陵叅奉不仕　贈大司憲寔公之曾王考也祖考諱至厚
同知中樞府事考諱命錫有文行不幸短運妣海平尹氏瑄女
梧陰文靖公斗壽之六世孫也育二男公其仲也公以　肅廟

甲午七月二日生甫六歲遭先府君憂哭擗哀毁如成人聞隣兒呼爺輒流涕曰人皆有父我獨無聞者莫不悲之及長不赴人讌會曰我雖不死顧何忍自同平人把巵遊戲乎平生不營產業曰我是鮮民何心求豊足芬華之樂哉惟以慰悅母夫人爲事雖至微細若乃親意所在無不曲體承順家甚貧窶躬親漁獵甘旨未嘗闕焉大夫人嘗曰未亡人有子如此足慰吾心但聞人家科慶不能無羨公卽治擧子業嘗一赴試會天大雨人多見傷大夫人聞而悔之曰傷屋死地也其勿再誤公遂不復赴擧此亦觀順志之一端矣事伯氏愛敬如事父視諸姪無間己出平居步屧未嘗出鄉里接人無賢不肖待之一以悃愊

見人有善必樂聞而稱道之有過者己有之憂形于色從氏監役公德漢嘗稱之曰某也安貧守拙眞君子人也大夫人末年患風痺起居須人公晝夜侍側替匙箸進衣幮衾褥之渝汚者親自浣濯不委之侍婢左右扶護便捷如少年如是者六年如一日及其丁憂也居喪一遵牛溪先生制禮血泣三年柴毁過節仍成羸疾每値喪餘哀慕若袒括之初　正廟甲寅朝家有優老之典授公通政階有旨纔下公遽捐世實二月一日也窆于坡州長浦里濁川洞甲坐原配延安金氏涑女生於辛卯八月二十六日歿先公二十年乙未四月七日及公卒而祔焉有一男貞柱娶新平李氏重瀹女生五男二女男希默肯默景默

老默受默肯默出系恒柱後老默受默亦出系叅判天柱庶尹雲柱兄弟後女適進士盧駿星次適洪致三希默四子一女男載明載升載中載健女適朴華壽肯默二子載元餘幼景默子女幼老默三女長適李寅輔餘幼受默一子幼盧洪俱有子女不記系之以銘曰

孝固家傳性惟天畀衣冠之藏于浦之里世世雲仍哀省曷墜

墓碣銘

栢軒金公墓碣銘

我國家崇奬儒學儒學大盛盖莫不建壇帷集衿帶而遐遠巖穴之士亦多倚以發迹故世之業章句沽名利者爭欲出其門

以爲榮而惟湖南之栢軒處士金公杜門三十年讀書力行不求知於人時則有若明齋尹先生以邃學篤行爲一世所宗師且有以公所著心經說奉質于先生先生亟奬之於是士友之遊先生門者莫不挽公以就學于先生而公輒不肯曰聖賢方冊皆吾師終身行之尙不暇也嘗曰朱門自陳饒以下言說勝而踐履少尊德性道問學雖不可偏重而學者當以尊德性爲先此周子主靜之功也於此可見公不尙口耳專用心於內也公不由師資窮居獨行其知易偏其學易陋而觀其所著心經說則上下百餘條出入經傳終折衷於考亭退栗有的破氷釋之妙若論心學圖中赤子心大人心分屬人道之非思無邪

閑邪對正心誠意之誤者可謂發前未發而又斥草廬篁墩尊
陸染禪之失實合於退陶後錄之意也又嘗以節正弘和四字
揭諸壁而詩以自警曰情不節中怒易熾心須平正意無偏弘
宜濟隘和且裕四字研來可矯慾其自治誠切如此之言之行
可謂粹然一出乎正矣又何疑其西河之寡聞也哉惜乎天不
與年不克充其質而極其詣也公諱重呂字大汝始祖晉城君
諱鍾以新羅敬順王第八子封于嶺南之晉陽遂爲晉陽人勝
國末有宗簿令諱若用罔僕自靖生諱謙仕我　朝位至吏曹
叅判二世而有諱善貞學遺逸官堤川縣監値燕山朝退隱於
靈光之漁郞洞自號漁隱子孫因家焉生諱克礪官叅軍生諱

秀海選孝廉拜寢郎不就丁酉倭亂與子琫及姜睡隱沆募鄉
兵出家僮浮海爲勤王計反遇賊蹈海死事在看羊錄生諱瑀
司饔奉事寔公之高祖也曾祖諱鼎臣甲子適變倡義聚糧赴
難難已退歸不自言祖諱兌富有文行南士稱安齋處士考諱
翼海妣光山金氏以 肅廟元年乙卯六月十七日生公卽後
于伯父諱明海所後妣鄭氏法家之女也自孩提有識教以義
方親課小學公禀性聰明仁孝行不踐生物手不折方長見赤
子匍匐將入井急呼人援之嘗問日月出入盈虛之理質疑發
難長者不能答此皆未就傅時事也十一歲遭本生外憂執禮
如成人乙亥居鄭夫人憂哀毁幾不保自少志于學不習公車

業弱冠時爲族人所携入場屋考官以大學明明德爲疑問公遂以平日所講究者對考官大驚異之不拘格取之及會圍以發問非素講功令非所習折卷而出親友欲爲之代述公掉臂曰欺吾心求售非吾志也竟不從遂不復應擧家世冢嗣奉祀極盡誠敬一遵禮式時物不薦不食視財利若浼自本生家例爲析箸而推與本生第不受隣人至有感而化之者鄕里之貧無以婚喪者必極力周恤南土喜言論通文疏狀皆出於章甫公常病之庠序里社之會未嘗投跡大夫之禮於其門者不爲報謝所居有雙栢自號曰栢軒繞屋栽松篁鑿沼種芙蕖時與會心人觴咏以爲樂神彩英爽衿韻昭曠有亭亭出塵相日夜

念誦經傳若心近兩書則如誦己言所著又有家禮集成與心經剳疑並藏于家疾病顧其子曰讀書敕行强疾辭家廟訣親友揮婦女勿近朗吟陶辭樂夫天命復奚疑之句翛然而逝即丙申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得年僅四十二翌年十月葬于柳洞族葬之北後三遷永窆于漁郎洞午坐之原前配昌寧曺氏珽臯之女配德八年卒不育繼配陽城李氏萬紀之女教子持家無違則擧二男曰道仁道行道仁有學行再娶生五男德燁德良德恭德煒德炅德燁子曰榮坤女李廷綸金必鎭李龜鎭道行亦再娶生一男曰德煥內外曾玄摠十餘人多不載德燁學于陶谷李徵士之門恂恂雅飭士也余在南邑時以公遺狀及

心經剳疑來曰王考篤學實行不可無碑表曾以請於陶谷李

公素谷尹公旣諾而歿恐終泯堙不傳敢復請於執事旣逾年

斷斷不已余辭不獲遂就遺狀略序如右且爲之銘曰

叔世僞興徇名喪眞曰師曰弟疇以道存公惟特立深藏不市

我書我讀我心我事發微闡疑鑿鑿中窾霜栢獨秀風篁自韻

昔聞叔度今見其人我銘不朽以永其年

墓表

忍窩處士宋君墓表

惟我明齋尹先生以眞知實踐之學養德林下遠方之士莫不

聞風而趍覿德而醉時則有若湖南之宋公命賚尹公周翊其

人也二公以躬炙心得於先生者歸而敎於家若忍窩處士宋君之護學於二公君卽宋公之族孫尹公之宅相而君之考又學於敬菴尹公敬菴亦克肖於先生者也於乎君之諸染有素也己酉夏余出牧光山君仲氏之椚氏重建其先祖知止堂舊亭俾余作頌相呼邪之役因邀余觴之于亭上亭在靈光森溪之上卽宋氏世居之地也之椚氏儀容秀雅文學蔚然一見可知爲端士也既罷以伯氏行錄及道薦多士之狀示余要余一言爲臺道之記謹按君字馨彥系出洪州之新平縣知止堂孝憲公諱欽之九代孫也高祖諱轍値虜亂聞國講和與其兄軾歸隱不出曾祖諱世琦以孝聞祖諱齊賢有文行考諱鴻瑞卽

學于敬菴讀書飭行尹公周翊與爲交歸以女焉以　肅廟丙申閏三月二十一日生君君自孩提己承順父母無違志五歲喪其考哀號血泣吊者異之尹夫人教訓有法及長師事族祖宋公以主敬致知爲終身之符謙以自牧虛以受人事尹夫人極其誠敬每事必稟以行之之楫氏少豪縱有泛駕氣君循循善誘終至變化成就人以雙璧稱之在親戚克盡敦睦處鄉黨一以謙恭家甚貧而一芥不以求於人麤衣惡食澹如也嘗以餓死小失節大之語自勵焉常曰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慾尤甚遏之莫如忍忍字從刃在心上慾之蔽心如以刃斬截乃晦翁一劒兩段之義也遂以忍字名其所居窩尹夫人年踰七耋

疾危領君血指灌口得少延及遭艱哀毁過制幾至滅性遠近人士咸慕其行誼欲以聞於州君大驚力止之及君沒一道之人齊聲呈書于道伯且並列昆弟行誼於郡誌中莫不曰孝友睦婣好學安貧云君以丙申十二月二十九日終于家年僅開甲以明年二月葬于白玉洞負坤之原初配錦城吳氏學生夠文女先君二十九年沒葬于院洞面甲之原擧男二人長曰淳次稷佐早夭繼配蔡氏擧男二人曰義淳憲淳噫元祐學術爲世諱久矣自明翁歿後幾百年其遺風餘韻殆不見於世今君兄弟不失魯門規度實行可紀如此所從來可知也遂不辭而記之如右云爾

李公錫五墓表

吾鄉里有李公諱錫五字沃叔休休君子人也長身秀骨風儀談論傑然聳一座胸懷坦易接人無修飾布衣弊縕曠然不恥也吾先君嘗與之友善余亦以童幼獲拜者屢矣公歿後四十年公嗣子性浩以公之遺稿若行錄泣以授余曰先子有文有行而余愚不肖散佚無傳今此遺稿若干篇行錄若干條僅得於從兄上舍公所輯記者余懼愈久而愈泯欲得稔知先人事行者而筆之於墓隧以圖永遠子於吾家親且舊也敢以是托焉余雖不文不敢辭謹按公全州人我 中廟別子德陽君岐之後也高祖豐山君諱宗麟曾祖龜原君諱晪祖西興令諱烱

郁考叅奉諱基妣丹陽禹氏學生翼善女公以辛未七月十八日丑時生天性至孝自幼已見稱於宗黨盖公在賑彌月而叅奉公捐世公以遺腹兒常為沒身痛及周生年乃追服如初喪望七之年纍然服衰而寢苫鄉黨尤以是稱之事伯兄錫九公一如事親伯兄嘗有奇疾公左右扶持未嘗暫離飮食必親進匙箸亦出於不泪之慟也公伯兄早學於尹文成先生文學著稱公又委禽於監役權公緑之門權公亦魯門執禮士也故公濡染有素其孝友文行不但禀性然也詩文雖小亦足見其志向臨纊絕筆尙惓惓於親墓置田也嗚呼唏矣公歿於乙亥九月初十日以其年十月某日葬于長湍古南面長佐洞叅奉公

塋右枕寅之原亦公志也孺人安東權氏賢有婦道公好賑施家甚貧匱而孺人承公志不少難焉生以丁丑十月二十三日卒以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始葬于家後及公葬遷祔于同穴公有子女三人男長卽乞文者次善浩有至行早夭女成玉柱又有側室子女男一浩女李極妻餘不盡載

族兄學生公墓表

此故學生成公德溥故孺人全義李氏故孺人全州李氏合封之品墓也公字某昌寧人始祖諱某高麗中尹入我 朝有諱某府院君謚文靖寔公十三代祖也其後累世嬋嫣至七代祖以下三世又皆以道學顯卽世所稱聽松牛溪滄浪三先生也

高祖諱某知中樞府事諡靖惠曾祖諱熙績振威縣令祖諱至善亦以學薦通臺憲南平縣令考諱順錫薦除翊衛司副率止掌隷院司議妣淑人延日鄭氏　贈承旨世演之女文淸公松江先生澈之玄孫也公生于　肅廟戊辰六月六日卒于己亥三月二十九日享年三十二前孺人全義李氏通德郞城之女大司成藥圃先生海壽六世孫生以丁卯卒以丙戌享年二十生一男未育後孺人通德郞樹女廣平大君璵之後光山金公冑夏外孫生以丙寅卒以壬子享年四十七育一男厦柱有文行而早卒有一男一女男繼默女具涉妻也始葬公於坡州長浦里孺人墓各占他崗以辛酉月日遷于向陽里坐子之原兩

孺人祔焉寔聽松牛溪二先生墓右崗也噫公既早圽公之子
亦無年今其孫繼默眇眇末生也其於公及孺人事行之懿雖
欲闡揚而垂諸後將於何徵但於故紙中得鄭公再河李公道
迪誄公之文有曰志操不羣才藝卓異廉潔之中周詳爲度惟
孝與友庶遵先戒小學曾傳次第講磨公之聰敏我所不及又
曰服習庭訓遠有淵源姿本淸粹行先孝友既有內美重以文
詞卽此二誄而公之大略可知也後孺人素有節行尊姑性嚴
訶責或過而孺人一意敬順竟得和說及公之喪矢心從化乃
取針褁和飯以呑之徒作瘕于膈而竟不死則又自墜深井殆
死矣怳兮惚兮若有援而上之不覺身之在堂矣又若公告曰

君上有舅姑下有孤兒君何敢死孺人旣趣而異之遂强食終
喪及兒長舅歿而從逝焉此皆族戚之所傳說而嗟異者也余
於公族兄弟也生後公四十餘年顧於公影響昧昧吾戚繼默
惓惓揚先之孝且其所傳信終不可泯故遂序次之俾刻於墓
道云爾

承文院副正字成公墓表

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朝奉大夫昌寧成公諱德章字文卿以儁
才擢魁科若將大展於世而不幸遭大故以己亥三月二
十五日不勝喪而終得年僅三十二又無嗣時伯氏 贈叅判
公只有一子年長已無生育之望叅判公涕泣奔走求嗣竟不

可得乃於十數年後得第二子庶尹諱雲杜以主公祀一家咸異之既已庶尹公又無嗣以族人安默爲後正字公旣早歿無子安默欲得公歷官事始終傳諸久遠而影響味味無徵獨於故紙中得公同研諸公如存尊齋李公匡德東谿趙公龜命聞公歿後或以書或以誄莫不追悼痛惜焉者數紙曰此足以俟後世不惑也遂屬筆於其族祖德雨而撰次之其存尊齋李公貽書于伯氏則曰若其峻爽之姿敏峭之才當世愛人才者所當痛惜不已而況如弟輩筆研周旋義均骨肉者又當如之何使之不悲也及其初期又貽書曰此骨將朽矣儁才偉器今已蕩然爲黃塵黑土矣千秋萬世後誰復知有如此人也東谿趙

公作哀辭曰駃騠馳兮嚙羈韁秋潦蕩兮決陂塘文以飾兮燦五章明月珮兮丹霞裳錯金石兮調宮商下里音兮仰鏗鏘建旗鼓兮森刀槍數奔國兮撤器糧幾年覇兮彼詞場余趍風兮敢鴈行其他如李侍郞日躋崔崑崙昌大諸公尤以意氣相許爲莫逆交先輩若明谷崔公錫鼎一見公而器之歸語其姪牧使公昌演曰吾見成氏子氣度宏豁神彩曄歟不但文學才識而已其成就不可量也須以汝女妻之況汝女溫粹之質譬耳中難得也可謂兩美必合矣公以　肅廟戊辰二月二十一日巳時生以己亥三月二十五日卒葬于金浦章陵西十里悅義村向未之原始祖高麗中尹諱仁輔傳五世有諱石珚判禮曹

典文衡謚靖平生諱拚知中樞　贈領議政謚恭度生諱念祖
判漢城謚恭惠生諱任號安齋判吏曹典文衡謚文安於公爲
九世祖曾王考諱遠司僕寺僉正祖諱昌秀有文行早世　贈
司僕寺正考諱壽雄通政大夫富平府使　贈吏曹叅議妣宜
寧南氏正言諱有星女公生而卓犖有成人之儀西溪朴公藥
泉南公皆許以遠大五歲與羣兒戲嬉府使公責之公憮然曰
然則當何爲耶府使公笑曰何患無所爲也士大夫當跪坐讀
書公退而受讀小學日夜守書榻至忘寢食十餘歲博洽墳典
詞藻溢發出試泮庠名譽藹蔚文章伏一世庚寅中司馬乙未
魁柑製直赴丁酉殿試爲承文院副正字戊戌府使公以箕城

小尹卒于任所公以不得侍疾爲沒身痛哭擗哀毁若將隕絶
公尤工於騈儷嘗取十紙置樑間以備試卷曰吾未盡此卷必
得第及魁柑製樑間試卷尙餘數紙其取必如期亦可見儷工
之精緻也公娶全州崔氏牧使昌演之女正郞錫晉之孫左尹
完陵君後亮之曾孫也生二女府使趙載淵生員李震燮後娶
青松沈氏通德郞壽益之女縣監栻之孫青城君廷和之曾孫
也生一女適牧使朴師沃庶尹雲柱娶豐壤趙氏通德郞鶴命
女生三女一男男夭女士人尹祐烈主簿尹載信縣監李在翼
載淵生二男一女男進士益鎭次樂鎭女適縣監鄭文在震燮
繼子在衡師沃一男判書祐源祐烈繼子致臣載信生一男二

女男復誼女李駿遠次幼在翼生一男箕鉉安默娶全州李氏
士人元模女後娶全州李養善之女

踈翁遺稿卷之三

踈翁遺稿卷之四

行狀

高麗直提學公行狀

公諱思齊昌寧人高祖諱松國仕高麗至門下侍中侍中考曰中尹諱仁輔客歿松京侍中公千里負屍而歸得虎跡之異葬于麥山卽我鼻祖墓也後士林感其孝享于勿溪書院曾祖諱公㢸典客署副令追封奉翊大夫版圖判書祖諱君阜追封匡靖大夫門下評理上護軍行左右衛精勇中郞將考諱有得金紫光祿大夫三重大匡公登恭讓朝制科以文學連在詞垣一時高文大策皆出公手爲奉善大夫興威衛保勝護軍寶文閣

直提學者殆二十年時麗政日亂驁黨煽禍公知國家將亡無復可爲遂含光晦跡絕意仕進亦不復論列時事者十餘年而逮我聖祖將受命則公喟然歎曰國其亡矣吾何往乎寧爲王氏鬼不作李家臣遂與夫人李氏及子縣監公杜訣曰我高麗臣不當復仕新朝以辱先人今將死矣指其子而謂夫人曰繼先君後者只此一塊肉卿其率歸昌寧母子相依不絕吾成氏之裔焉又曰吾世受國恩生不能報國死不免爲亡國之大夫將何以歸見先人吾雖死屍不收墓不封可也遂命夫人與子南還公獨留松京禪代之際竟死於亂兵中享年若干有子女各一人子卽縣監公女適直提學魚變甲魚時咸州寒族也

公一見奇之曰此人後必貴位與我同子孫亦當大貴遂以女
歸焉魚果擢魁科官直提學子孝瞻孫世恭世謙皆大官累世
蕃昌其後又誕我　宣懿王后公之蘂鑑又何其神耶嗚呼當
麗氏之亡或以身殉社或矢心不仕如圃冶諸先生至今赫赫
一國廟食百世而獨公之殉國大節泯沒不稱於今韮與衣冠
之藏而不識其處其故何哉亦有幸不幸而然耶公之孫近禮
近智近信亦承遺命不仕皆代食以終而子孫世居昌寧間有
蔭仕而終未大顯然蕃衍之盛今爲數百千人此可見盛德之
報矣夫人星山李氏樵隱先生之女卒于昌寧葬于松林山酉
向之原公之節義文學終不可不傳於世而今於累百年之後

文獻無徵雖欲彷彿其萬一其可得乎只就其家乘撮其大概如右俾爲立言者採焉

再從兄縣監公行狀

公姓成氏諱德求字克世其先昌寧縣人高麗中尹諱仁輔實爲鼻祖生諱松國門下侍中侍中公有感天之孝事載孝行錄享于勿溪書院仍世趾其美名德相承有諱汝完入我　朝拜檢校門下侍中封昌寧府院君謚文靖生諱石珚禮曹判書修文殿大提學謚靖平生諱抑議政府左贊成謚信靖生諱得識漢城府尹生諱忠達金浦縣令　贈吏曹判書生諱世純行司憲府大司憲謚思肅思肅公仲子曰聽松先生文貞公諱守琛

是生牛溪先生文簡公諱渾是生滄浪先生贈吏曹判書諱

文濬連三世以道學顯爲東方儒宗寔公五代祖以上也高祖

諱櫟司宰監僉正　贈左承旨號鎖浮曾祖諱熙胄尙衣院僉

正　贈大司憲號求全子以鎖浮公季弟知中樞府事靖惠公

諱樱第二子承大宗祖諱至敏掌樂院僉正號守拙堂考諱範

錫登　英廟庚戌庭試歷三司卒官承政院左承旨承旨公以

偉器長德不克有爲於時壽踰中身而歿士大夫惜之至今妣

淑夫人星山李氏刑曹正郞諱世璉之女也亦以高識懿行有

女士風公以　景宗辛丑六月十日生于歙谷衙舍卽公外王

考李公任所也生而有根天之孝四五歲時母夫人嘗枕臂而

眠卽就其傍以己膝代其臂而枕之盖慮其臂痛也承旨公嘗有疾沉篤乃涕泣不食口號天而禱甫十歲隨承旨公官過珍差每哽咽不忍下曰母氏在鄕廬不免飢吾何以甘此乎故宗黨皆稱爲孝兒文藝夙就不煩師敎劬書績文殆忘寢食夜讀輒徹曉承旨公恐其致疾禁止之則以屛韜燈低聲而讀之遂淹貫子史習爲詞賦出遊場屋聲名出儕流遠甚連中解額二十一而中辛酉進士尤工於騈儷一時操觚者皆推以爲首嘗以對策中省試及赴會圍所作儷爲一塲之最而竟屈焉然人至今傳誦之辛未丁承旨公憂以母夫人在堂也不得任情過毁然三年之內一未見啓齒而笑體氣常綴然如不勝衣而衰

經亦不暫脫喪祭一遵禮儀癸酉服闋甲戌除翼陵叅奉冬遷
義禁府都事乙亥換童蒙教官再入金吾又換義盈庫奉事丙
子遷　宗廟署直長丁丑陞氷庫別提仍授司憲府監察戊寅
夏出爲德山縣監辭陛之日　英廟引見語及先大夫多示愴
惜之意仍問何以爲治即以愛民二字仰對及莅任常以文簡
公所訓淸愼勤三字自勵常廪之外若色之稍近不正者不以
一毫自汚謹守三尺苟係法外則雖俗吏之循襲成例者公則
一切不爲人或譏其太執每日早起聽事終夕不遑怠如望闕
謁聖等禮不以疾風甚雨而或闕遇旱則必齋沐虔禱屛盖而
不憚熇炎得澍而不避沾冒民皆歎其誠且勤也非甚病未甞

廢衙以此門無停牒官無滯務簡以臨下靜以御煩不肯屑屑顧吏語亦不爲察察苛刻而鈴下肅然無譁吏胥屛息莫敢售其奸邑有勢族多撓官政及公至乃反戢子弟戒勿生事盖服公之爲而自然敬憚故也前倅多擅犯公穀有勸以擧報上司者公曰寧我得罪交承之間豈可爲此遂自備而償之奸吏因緣逋負者甚多公任怨而悉倖之倉庾充溢衙舍因鬼妖廢不居寄寓承廳者已久公慨之捐俸鳩財拓舊址而重建之內外一新規模改觀而民不知有役尤致意於戎政案無闕額庫多新備盖自數十年來號爲弊邑至公而始一一整釐焉至若歲時存問高年推孝之政也每月課試儒士育才之意也廉勤之

操慈惠之政七考而如一日民有氷耶玉耶之頌然公不樂其久於拘攣求解紱而不得竟以壬午春與監司力爭决遞常曰吾門蔭途只爲祿仕若至州牧則可愧之甚旣歸貧益甚至僦屋而居母夫人甘旨或不能以時則爲之垂泣每以爲人子生死葬祭不能愜於心爲終身之至痛嘗詣承旨公墓命奴取杖跣立自撻責以不能爲子道因嗚咽不自勝時節墓祀雖祁寒盛暑必躬往不廢每展墓不忍卽退或跪坐庭所或循繞塋域怵愴之思溢於容色甲申母夫人寢疾彌留公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屢月藥餌必親煎不以委子女爇薪煮粥亦多躬執及至危谻則日嘗糞以驗其吉凶親知來問者不忍見其爀灼之

狀比喪哀痛號擗如不欲生雖微饋奠哀至輒哭哭則必吸吸而絶旣歛復哭或至終晷隣人之聞者咸歎曰眞孝子也至丙戌六月遇其生朝感劬勞之恩倍追慕之慟欲瀉哀松楸纍裹樸驂冒炎而行是日庚熱最酷火傘方午墓所之片土寸草皆若烘湯中公乃伏墓而哭哀號竟夕不自覺其酷炎之中傷卽地而痢暴作舁還廬次疾漸篤猶且自力叅哭於饋奠及其革而自度不能起也則懼犯滅性之戒冀得小延而藥餌罔效竟以其月二十八日丑時卒享年僅四十六後數日德雨爲相葬地往見其墓前伏哭處草皆枯死嗚呼其酷矣乃以八月十八日權葬於高陽郡西九耳洞蟾巖之阡丁酉因淑人喪改卜其

局內向辛之原以七月二十五日遷公柩而合窆焉盖㳟考妣墓之前麓也公之喪也無遠近無親疎皆爲之嗟惜不已曰賢者逝矣疏公孝行將以聞于朝因循未果至今 上乙巳縉紳章甫二百五十有餘人齊籲于禮部翌年冬十一月特命旌閭斯足以不朽公耶嗚呼公爲人沉靜淳粹敦厚端重介而不激簡而不傲柔和而濟以剛果坦率而兼以周愼內無機變巧僞之心外無修飾皎厲之行喜慍不形於言而詬罵不加於卑下色笑之頃子諒藹如儀形穆然無一點塵俗態人皆愛而敬之曰君子人也君子人也處於城市之中長於仕宦之家而素厭紛囂端居一室惟以書史自娛樂出入先公之門者罕見其面

先公累典州牧所莅皆繁華聲色之地公隨侍側必擇其深靜處讀書儆工定省之外不跡戶庭官吏輩至目以處子焉謙退自牧恂恂若言不出口而若其所操執與其所踐履則守之甚確行之必篤挺然有不可奪者雖於倉卒之際未或爲疾言遽色其在童時侍僮觸碎其所愛鏡而不一呵責可知其器量有素也德雨得侍談燕殆二十餘年而一未聞論人短處雖婢隷之賤凡有罪過未嘗斥言其惡盖其素性然也平居泊然無嗜好不以世俗雜事嬰其心於器用玩好尤所不屑前後從親衙返隨身一弊箱只草藁若干而已衣服只取蔽體不着紬紬之屬甚至平生章服只一苧袍長子冠婚時在湖邑而用弊幅巾

不許新造婚初來命去華侈之服以木綿代之末年麤糲不繼人所不堪而處常晏如也公自幼善病凜然若難保承旨公視之如嬰兒不加嚴束而公旣慎疾敕行不一貽憂其侍先公也視不上面行無專己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承顏順色洞屬怡愉三十年如一日事母夫人愛敬俱至應對周旋少無惰容在官也雖事在倥傯晨昏無違時厨庖常供必親檢乃進常因公事夜起未及候寢門暫先假寐於內衙母夫人先起入見昏睡未省旣覺而驚荷杖請罪吏民聞之莫不嗟歎無敢以干倫之事聞于官公事叔父極其誠敬遇宗族盡其敦睦有一娣友愛篤至自在孩提娣有病涕泣不離側及長慼其居

貧斗粟尺帛必與共之其在邑分廩加厚曰同氣豈可與妻孥比也姊晚境與家公許鄉庄而處之田土所收委之不問歲一往省臨別不忍捨僕馬在門而旣出復入者三四待姊婿如兄弟視甥女猶己出每日必晨謁家廟尤謹於祭祀忌日必前期齋沐不接賓客飭家人淨掃庭宇洗濯衣裳烹飪之際使之掩口不言將祀必有笏記恐其臨事錯誤一有不敬不潔之事閉門引責終日不自安遇新物雖翔貴必登時辦薦不薦不嘗墓祭具饌必親省嘗曰山神祭委之墓僕不克豐腆甚非托親葬之義也其饌品器數一視無差必躬自薦祼焉其爲陵園享官屛去烟茶務盡齋虔不但家祀然也性不喜交遊絶無相與往

還者出仕路亦多年遊道益廣而非公役未嘗出門尋人門庭落然無一客接人無貴賤率以悃愊而亦未嘗恰恰爲歇悅之態朋儕燕樂亦無諧謔慢褻之語相對澹如也以此人亦久而尊敬不敢以非禮相狎不覺鄙吝之自消親知有貧不能養親者必爲竭力救助兒生三日有友人喪不拘俗忌往哭之其篤於故舊又如此余於公爲從祖弟也早失怙恃孑孑無依承旨公憐而收之公如視同氣必欲成就時公已登上庠從諸友爲研槧會以余爲可教誨之不倦或撻楚警其怠顧余魯莽猶感勵自奮以至於僥倖晩第皆公之賜也公以余恬於進取踈於事爲趣操之頗相合也益加情愛間余僑居東峽每與語其出

水佳處公輒蹶然起曰安得與君卜一丘於斯結茅爲隣徜徉以終餘年耶雖以家貧親老黽勉薄宦而雅意林壑在城裏東西僦居而先問其有泉園之勝者雖斗小之屋必種菊自娛其間常誦歸來辭一篇以寓曠世之感晩寓北麓以聽松遺址爲杖屨所也日負手獨往風詠而歸必欲更搆舊堂居之以爲終焉計而未就爲余常曰兄資性近道若從事斯學以紹舊緖豈非吾家之幸耶公笑曰吾非無志也但吾多病嗜臥不耐莊束於書又不能研精究微且吾家與他異一有指目恐徒得虛名故不爲也未仕時時議以抄選擬公公聞之瞿然若無所措其躬承旨公力言于當路者竟得以阻其議公雖不拘拘矜持若

無有異於人而其事親之節飭躬之方自中繩墨雖世所稱經明行修者鮮有能及恒言云吾先祖文貞公以反躬實踐爲務每勸人讀小學一部此爲可學也非但身允蹈之輒擧以教戒子弟嘗屬筆家書慕默齋三字置之篋中雖嫌其立名不嘗顔楣而盖亦趾先之意也噫以公天賦之美內行之篤重以聰明敏博之才若假之以年克充其姿志則庶幾其深造力踐以繼述先業矜式後學雖出而仕於朝亦可以論思經幄黼黻王猷而公旣嫌標榜不欲以學問自居俯就公車又不利於有司竟不得展布其萬一顧乃薄試一縣且不免於夭使後世只知斯人之爲一箇孝子而止天耶命耶抑亦門祚之不幸耶嗚呼痛

矣配淑人靑松沈氏松禾縣監命哲之女吏曹叅議壽亮之曾孫生後公一年卒後公十一年溫順敬畏慈仁貞敏配君子無違德亦賢夫人也若其事行之詳則有狀故玆不贅記有二男四女長鼎柱次肯柱俱登上庠鼎柱筮仕爲金吾郞女長適趙樂鎭次適林長浩生員次未笄而夭次適李文鎬鼎柱娶大司諫李昌任女不育再娶趙衍吾女生一男二女肯柱娶縣監李斗源女生二男一女樂鎭有繼子長浩有二子文鎬有二子二女並幼惟肯柱子進默冠娶纔踰年德雨於公早被發育一生從遊居則同室業則同硏以兄弟之親而兼師友之義服公之心知公之詳固莫余若也今於狀德之托非但情不忍辭實亦

義不可逃故不量蕪拙謹遵公平日謙挹之意不敢爲一毫溢美之語摭實爲狀以俟夫立言君子之深擇焉

鶴巖成君行狀

君姓成諱啓宇字大仲齋號鶴齋系出昌寧有諱仁輔仕麗朝爲中尹寔成氏之鼻祖也中尹有子諱松國官門下侍中有千里負屍之孝享于勿溪書院子孫繁衍赫世嬋嫣如版圖判書諱公弼侍中諱君阜政丞諱有得直提學諱思齊皆顯於麗朝而直提學公矢心本朝不事二姓禪代之世以身殉國自號杜門名其子縣監公亦曰杜以見志事在家乘入我 朝有曰判官諱近禮教授諱世球海州判官諱海於君爲五六世以上祖

也高祖諱夏亨曾祖諱汝蘷祖諱緯世考諱泰徵妣河濱李氏
進士蕆之孫士人萬彙之女以甲辰四月八日生君于川山古
萬洞里第君天性至孝年甫九歲丁母夫人憂執喪哀毀一如
老成宗黨莫不異之同宗上舍公龜世以文行著稱敎授黨塾
君承大人命就學博習經傳文義夙就旣長從學業有聲場屋
五登鄕擧連屈南省盖爲悅親而竟無幸焉君慨然棄之君大
人以八耋癃老嬰風痺之疾積年沉痼轉側須人而君晝夜不
離左右扶將未甞少懈家雖貧乏而藥餌灩瀡之供竭力殫誠
未甞[illegible]闕及遭巨創其哀號擎擗之狀吊者爲之感悅送終諸
節一遵朱文公家禮旣葬結廬墓下土處水飮晨夕上墓雨雪

不廢時君旣向衰且抱奇疾遠近見聞皆以不勝喪爲憂而卒
能終制或以爲孝感所致云居廬之頃益勤讀禮之業至於先
儒難疑問答之辭無不手錄而口誦且草家內訓勅諸條以示
子姪雖在服闋之後不忍遽離松楸遂起數椽於墓下扁以鶴
齋終老其中與仲氏啓郁聯枕共被未嘗一日暫離也自永感
後遂不赴公車專以訓誨後進爲事諄諄誘掖多所啓發一鄕
人士之彬彬可觀者皆君之力也 上之十二年戊申二月二
十一日考終于丙舍享年六十有五以是歲四月二日葬于縣
北合山里無愁洞癸坐之原從先壠也配順興安氏文成公後
贈持平聖輿之女奉舅姑以誠事君子以禮先君三十三年

而沒享年三十七墓在君墓左壬坐之原生一男一女男孝三
系伯氏後有才行不幸而夭女適士人金達興生二男一女君
取從兄啓璣之第二子孝敏爲嗣娶盧光之女有一男尙幼憶
在　先王己卯余赴會圍君以詩擧於鄕以余同宗也挾試卷
來坐余傍時風雨大至一場擧子皆紛紛失措而君獨安坐不
動傍傘開卷做且寫不停終卒篇以呈從容步出余以殊業不
暇相顧而已服君才藝操守之可尙後十餘年余出宰靈鷲距
昌山一息程也聞君在萬山中廢擧讀書余即飛書邀致縣齋
團圝數日而別又十餘年聞君已捐世君之從姪上舍孝祚甫
袖君行錄而來求余文爲狀余讀之撫念平昔不禁涕簌々下

也遂不辭爲之且記荆圍時事以見識君之有素云

大司諫李公行狀

公諱謙彬字聖益德水人鼻祖高麗中郎將諱某名德相承世有聞人入我 朝尤大顯容齋諱荇以文章名曾祖諱善溥官判書祖諱友欽考諱海柱以蔭除萬寧殿叅奉不仕妣昌寧成氏諱某女公以壬戌五月十七日酉時生于海美暘谷即公之外第幼穎悟超凡文藝夙成十八歲時母夫人親自梳頭泣謂曰汝父汝兄俱以科業汨沒無成貧窶至此汝若欲決科悅親則無如明經之易且捷也公亦俯首出涕卽日携書篋上山房晝夜不輟竟以二十四登乙酉式科唱第謝恩日 英廟命入

侍下教曰以一公字爲心不然非但負國負乃祖矣是年四月
魁翰林召試翌年正月付藝文館檢閱　英廟命進前下教曰
予見汝曾祖而今見其孫簪筆入侍不覺興感四月陞六丁亥
春拜司憲府持平戊子以正言上疏論事時宋明欽以山林承
召入對奏事多觸激天怒震疊明欽狼狽還鄕聖心厭薄未已
顯示斥譴之意而一番人素崇奬明欽者至發論罪之啓　上
又親製綸音名曰裕昆錄垂示後世盖自　肅廟以來儒學大
盛各樹藩牆轉成洛蜀之閧末流漸大　英廟素惡之是錄之
成適因明欽忤旨而發實欲祛偏黨嚴隄防至譬於洪水猛獸
公慨然曰是不可不言遂草疏數千言其略曰伏惟我　殿下

以堯舜精一之學存衛武抑戒之心孜孜之聖工翼翼之燕謨發爲文章動合典謨殆中庸所謂爲天下道法建天地質鬼神俟聖人不惑者實非諛辭也獨於裕昆錄一篇臣以爲　殿下辭教爲今日過舉者莫此錄若也以　殿下聖德爲萬世貽槼者亦莫此錄若也臣與錄中人面目不知影響不通其罪之淺深無關於臣身此錄之有無亦無關於臣身而所憂者日後世道之機也所惜者　殿下萬世之名也臣請就其錄中有萬萬及此時收還不容暫緩者冒死而條卞之御題有曰戊申修勘亂錄其後又修昭鑑又曰今日此論卽宗國興亡之大機也結之曰自稱道學作此亡國有甚於洪水猛獸也字字皆有來歷

言言相爲脉絡驅斯文於亂逆之統夫勘亂等書是丹書鐵卷也斯文諸人乃聖朝禮遇也何遽歸之一套耶卽此一欵雖謂之一言喪邦臣未知其過也盖洪水猛獸之論寔出鄒書而憂其邪說流禍故也今乃以斯文道學比之於此則豈不與鄒書之旨矛盾乎且伏念此錄大旨全主袪黨噎黨之一字實千古人主之所惡聞然或不察其賢邪而惟黨務去則黨錮學禁往牒昭昭是故　宣廟朝至有願入於某某黨之聖敎矣昔在壬辰丙子忠臣烈士多出於斯文之門國家賴其力式至于今此可見國家元氣可以扶植而培養不可以疑怒而隄防也明矣云云其下數百言無非人所難言至論壬午處分有曰凡於此

類之外亦有急急收還不容頃刻少緩者而臣何敢斥言也哉蓋親製裕昆錄末端以爲十三日以前宗國不知至於何境十三日以後宗國始存焉此公疏所謂臣不敢斥言云者卽此也

英廟卽日震怒亦全在此段矣故疏入之日斥配楸子島公怡然就途與押去金吾郞同船大洋中遇風舟幾覆舟中人皆失色而公獨顔色不變曰都事與罪人俱是奉命之人如有不幸宜有表識遂共結小帶而坐其臨危不亂如此蓋公之一疏出於爲國家爲世道且體

英廟下教一公字之意也而不知者或疑其沽名於一番人然公十餘年見枳全出於一番人主論者則亦可見恬靜自守不汲汲於榮道也己丑命出陸移配

羅州二月蒙放辛卯夏始給牒壬辰夏拜正言特敎出侍從爲各道都事八月爲忠淸都事癸巳正月　正廟在春坊時爲司書入對書筵多小陳規輒示嘉納三月拜京畿都事叅弘文錄準點十二月拜弘文館校理陳疏乞養甲午秋出宰康津縣乙未春以微事遞歸丙申夏通納言丁酉陞拜亞長戊戌十一月拜弘文館修撰應求言旨上疏略曰臣竊覸　殿下圖治誠切而實心有些未究應事曲當而剛克有所不足故求言之敎每發於綠綸而言路未見其開也節用之方先自宮禁而財用未見其裕也以至凶孽之徒式月斯生而懲討之論閱歲相持由玆以觀則　殿下於務實之道果斷之方貴有未及於古聖王

而然歟何謂言路之不開也 殿下臨御以來出入於侍從論
思之任者亦幾人矣而章剳之間未聞有逆耳之論筵席之上
不敢爲嬰鱗之語臣固知聖德罔愆無事可言而然虞舜之世
尙有無若傲之戒成湯之聖亦稱弗咈諫之德雖於聖明之世
亦豈無可言之事耶臣竊觀祖宗以來優容臺閣培植士氣言
雖過當譴罰不加先正監謗之啓至今傳以爲美事矣猗我
殿下亦常於言事之間無甚可觀而輒示嘉奬之意心雖不概
而每恢容受之量未嘗罪一言者逐一諫官而言路之不開猶
且如此噫愚虞智秦佞隋直唐實在於時君之用捨一人之導
率則 殿下於來諫之道恐有所未盡而然也何謂財用之未

裕也古語曰奢侈之害甚於天災臣於前日筵席亦嘗略論而
殿下示嘉納之意目今穡事失稔公私倒懸中外之積誠可
哀痛明春賙救之道大農經用之策不可不熟講而預究者也
況挽近以來法禁漸踈燒羊露臺之費雖惜於禁中而尺髻疋
帛之風猶盛於民間服食奢靡第宅踰制糜財之歎專由於此
噫昭儉之德日聞於上而風草之化未見於下無乃菲衣惡食
茅茨土階之治猶未及於古聖而然歟此下又以三司出禁事
申申規勉語皆切實　上下批曰所陳目下得失言皆切要予
庸嘉之禁牌事當更詢大臣而處之己亥正月爲養出宰陽德
縣翌年冬遞付京職拜修撰辛丑六月拜北評事以親病呈遞

其年十一月遭外艱制闋甲辰七月文孝世子册禮時　上下
教吏判曰李某舊日春坊久勤矣今番相禮以李某差出可也
又下教曰李某以相禮加資可惜移除文學特差禮貌官行禮
後陞通政階拜同副承旨序陞至某承旨乙巳三月出宰丹陽
郡十二月以大司諫遞歸丙午五月拜戶曹叅議未幾移拜大
司諫時　文孝世子以疹疾薨逝臺閣方討侍醫公亦陳疏有
曰人生脩短雖係天命輪行疹疾多關醫方云云大臣以天命
二字欠敬筵白攻斥上雖費辭開釋而大臣素與公忤因爲時
輩所枳矣丁未出宰安東府以昨年疏語所遭人言呈狀巡營
二月罷歸戊申遭內艱己酉以丙午疏事院臺發啓請配　上

特命勿施卽日停啓庚戌服闋癸丑特以前望除承旨命招不
進特教付軍啣甲寅冬又特除承旨又遞 召特補襄陽府使
丙辰遞歸付軍啣己未特教復承旨望爲僻隙者論斥語甚慘
毒庚申 正宗大王昇遐公痛隕尤倍仍以遘疾猶自力赴哭
於外班疾漸委篤竟以辛酉正月十五日卒屬纊時揮婦女勿
近口中諄諄作譫語索冠袍欲入闕云亦可見平素向上之誠
也公素禀寬厚不形喜慍孝友天至未嘗暫離親側家甚貧窶
而至於左右扶將之方晨夕滫瀡之供親自料辦竭盡忠養親
歿後拋棄家事不以一毫自累曰吾誰爲孝誰爲養事伯兄娣
妹怡怡如也食必共案衣必共服妹氏素貧每秋糧至則優分

以給不計家之貧窘早出仕路不喜交遊非公役吊問則未嘗出門外一步地余以蔭官時赴公會雖與公班聯各異而時寵倖頗多常於朝賀大會多有歷位越階而與之昵言者公則嶷然獨立不移一步余方求女婚見公如此乃歎曰此人眞可與爲友者遂决意成親盖有素詡於心中故也公頗嗜麯糵晩年以病止飮十餘年永感後又放飮自若人或戒酒者輒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又好圍棋得敵手必開局終夕故人謂之隱於酒棋云余於公差長十年公必呼爲老兄而襟期脗合相對必開樽勸飮撫昔懷舊涕簌々時下今病廢窮山念其三霜已過初忌在卽狀文之托已過歲矣不敢辭不忍書略記大槪如此

云公配平山申氏疇夏之女生一男名冕熙娶余之女生一女二男女適士人吳象默男名圭成娶東萊鄭氏雲容女餘幼

行錄

先考獨松齋府君行錄

府君以 肅廟丙寅四月十三日缺時生於漢城順化坊第府君儀容端秀性度溫雅自在幼稺未嘗作過貽惱於父母八九歲受讀小學悉通文義雖負抱婢僕問以事親當如何則遍舉晨昏溫凊之節一如書中語朝夕問候唱喏亦如之未嘗或廢文藝夙就甫成童詞翰俱茂王考甚奇愛之一家長老皆期以早達王考晚年鄉居契活益窘府君亦以家貧親老期於立揚

刻意功令業山房學舍不輟做讀詩賦騈儷積成卷帙同硏諸
公莫不服其贍敏而竟不得於有司自辛丑永感以後仍廢擧
不赴曰吾旣孤露尙何以科爲哉時府君年未四十人皆服其
斷焉甲午遭金氏喪葬於舍南數里之遠日必上墓哭風雨寒
暑不廢哭必盡日墓下村嫗聞而哀之輒持酒來慰曰人孰無
父母何其過哀不念傷損耶辛丑王考喪後合窆于稷城白雲
里距家數十里而時節之外不廢哀省不肖兒時或隨往每覩
府君伏墓所哀泣不已
府君同堂兄弟環居一洞每日杖屨相從和樂且湛怡怡如也
疾病死喪省護盡誠從兄都正公年最長且承宗祀故府君事

之尤敬雖有非理相加一不較辨惟引以爲過焉
中年以後患阿堵之疾雖廢讀書而猶手卷就明不輟看字每夜誦四書大文與小學擊蒙要訣等書至老不懈晩年頗以詩律遣興遇境輒吟而不喜雕飾閒澹瞻暢多有自得之趣今有數卷藏于家
筆法甚雅正雖在倉卒未嘗亂斜塗抹且酷好先體今有數十張草行傳於家如少時所寫東人科體等册雖蠅頭細字皆精妙有法纍纍如貫珠人皆愛玩焉雖在入場應擧時倩手寫劵而其草本必端楷帖紙作間字句整整從頭至尾無亂抹處此雖細節而亦可驗定靜工夫也羣居做文每出題人皆打話移

刻意功令業山房學舍不輟做讀詩賦騈儷積成卷帙同硏諸
公莫不服其贍敏而竟不得於有司自辛丑永感以後仍廢舉
不赴曰吾旣孤露尙何以科爲哉時府君年未四十八嘗服其
斷髮甲午遭金氏喪葬於舍南數里之遠日必上墓哭風雨寒
暑不廢哭必盡日墓下村嫗聞而哀之輙持酒來慰曰人孰無
父母何其過哀不念傷損耶辛丑王考喪後合窆于積城白雲
里距家數十里而時節之外不廢哀省不肖兒時或隨往每覩
府君伏墓所哀泣不已
府君同堂兄弟環居一洞每日杖屨相從和樂且湛怡怡如也
疾病死喪省護盡誠從兄都正公年最長且承宗祀故府君事

之尤敬雖有非理相加一不較辨惟引以爲過焉中年以後患阿堵之疾雖廢讀書而猶手卷就明不輟看字每夜誦四書大文與小學擊蒙要訣等書至老不懈晩年頗以詩律遣興遇境輒吟而不喜雕飾閑澹瞻暢多有自得之趣今有數卷藏于家

筆法甚雅正雖在倉卒未嘗亂斜塗抹且酷好先體今有數十張草行傳於家如少時所寫東人科體等册雖蠅頭細字皆精妙有法纍纍如貫珠人皆愛玩焉雖在入場應擧時倩手寫劵而其草本必端楷帖紙作間字句整整從頭至尾無亂抹處此雖細節而亦可驗定靜工夫也羣居做文每出題人皆打話移

[illegible]多不能成而府君獨端坐一席終篇而後起如表箋下端自
伏遇伏望以下人皆以爲假例易就多不之作入場則或借他
用之而府君則以爲是非成篇雖於倉卒必盡綴乃已自廢科
擧絶意世事每春花秋葉携笻嘯咏於山房水榭之間襟懷蕭
散有出塵之想屋後手植一松歲久龍身盤屈淸陰滿地日必
逍遙偃息於其下因自號獨松齋
閑居嘗愛酒然飮不過數盃只取微醺雖於酒席被人苦勸終
不改素執以此雖家人未嘗一見其過醉失儀也
家甚貧未嘗或以貨利鄙俗之事營諸心發諸口饘粥裘葛每
多不繼而常晏如也人有悶其窮餓勸以籍蔭求仕者府君乃

引程子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語答書以謝之

每聞世人作宰貪饕不法者必慨然歎息曰使我得宰一邑則我當不以一物自累執鞭而歸以示警世人也云云其平日厲志如此

府君窮居草野不事交遊故世無知者然而士類之或接其言貌者必曰溪門後昆不失家範惟某一人而已

府君嘗戒不肖曰吾家文學之外切禁雜技吾少時爲澤令(府君堂姪大司諫公也)所强對博於溪榭伯父梅谷公適過見之卽以杖推局呵之曰汝輩倘爲此戲壞家法耶自此不敢爲雜技雖遇他人設戲亦不寓目焉汝宜戒之

先君下世已五十餘年而尙無行狀非敢緩也不肖以先君晩

生生八歲而失先妣十五歲而又先君棄不肖噫歐陽公隴阡

之表猶徵信於其母夫人而不肖則無其道矣雖有一二傳聞

於一家者與夫兒時所仰覩者而不過晩年微細數事非始終

全體可爲狀者以是泚筆欲成而止者屢矣然其所傳聞所仰

覩者固不容不傳於後久欲形諸筆紙而每念一髮失眞便是

別人之戒鄭重而不敢書者亦累年矣今適以罪謫四海島朝

夕且死恐此亦湮滅終爲窮天之恨故乃敢泣血而記遺示子

孫焉卒葬年月與先系後承已列於幽堂之誌茲不復贅云時

丁巳十月也

先妣行錄

先妣以肅廟壬午三月二十七日缺時生于長湍元堂里第以英廟乙巳歸于先君爲繼室時先君以次房異居家契素窶且內無主母尤沒紀緖先妣自于歸之日則典中饋整理庶務咸有法度撫幼穉如己出御婢僕有恩威躬操井臼手營衣食勤儆女紅晝夜不息至於村閭裁縫莫不親自應副無滯以此里婦村嫗無不感悅爭致其所乏焉先君不治生業惟以文籍自娛凡干家事一委之內助先妣能忘飢忍寒極意供奉內治外應克成家據先君晩年衣食粗給皆先妣之力也宗黨皆致賀焉

先君嘗愛酒每於月夕花朝或對客或吟詩時有採菊盈把之想則輒有藏酒待需之備盖先意乘時密釀小酒以待之初不使先君知之客至當設酒則不待外舍命婢而傾釀以待之無則雖沽於市必使盡歡焉

先妣養不肖謹乳哺之節慎飮食之方若糟糠猥雜之食村閭賽神之物則雖甚飢絶不與喫曰此非讀書爲學之兒所可食也

己未四月不肖患痘疾症頗不輕先妣過加憂煎每日晨起澡洗親禱于神不肖輩雖無事瘳起而先妣竟以是嬰疾乃以是月二十一日皐復寃哉慟哉不肖罪逆極矣自後家間痘疫絶

不許設床禱神吾子孫其亦體念焉

傳

柳孝子傳

君諱鳳翼字某晉州人也君之世次雖未得詳而晉州之柳素顯族也寓居金化縣天性至孝事親極其敬愛愉愉如也君年七十其父猶無恙君養志養體俱極其誠每日晨起朝於寢所省候安否不離左右應對執役便捷如童孺家雖甚貧而甘旨無闕苟其親之所欲則雖遠方珍味無不竭力求致其父嘗欲雉炙時當夏月弋獵無所施而忽有二雉鬪入于家家人就執之雉不驚飛遂炙而供之隣里之知其事者莫不嗟異以爲孝

感所致也其父年踰九十有時耄妄言語動作失常可駭君奉順唯諾外爲怡悅而其中自悲掩面拭涕衣袖盡濕親癠則衣不解帶晝夜不離側藥必先嘗以爲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精通醫家窺其閫奧而多所見效焉平生不治學業而惟樂觀古書每於古人言行之可法者必爲之三復亹亹焉以小學一書爲律身之三尺至老不釋手聞人有孝悌之行必愛慕欽服歎其不及或至流涕鄉人之不善者恥與之坐而若將浼焉村人有獵者獲熊而分其肉君欲得熊掌以供親躬至其家其人先烹熊以進君君擧箸將食適見其老母在堂呼曰爾烹熊已食而獨不令老母一嘗乎其子疾聲應曰肉尙多將以供母何

促也君聞之放箸不食卽起馳馬歸入門呼家人曰趣殺狗以烹以他辭告父曰某人之熊敗不可食恐父之念其肉不置俄令殺狗烹之矣其惡不仁如此而亦可見其先意忠養之一端也其父年九十餘以天年終君時踰七耋執喪哀毁盡禮食素終三年平居晨起拜謁家廟出入必告遇忌日先期一旬齋素家雖貧而祭具必豊潔每年秋成則先量其大小祀事之用分貯于器各有封識藏于廟廡當祀時則考出其一而用之家人謹守其戒雖甚匱乏不敢取資焉嘗有盜竊其一以去君終日泣盜聞而感之其夜潛還于故處嗚呼聞君之風足以廉頑立懦者如此君妣某氏早歿君追慕不己語及必泫涕每値其生

日必前期七日伏苦席呼母哀泣日進數合粥及其生朝齋沐衣冠具盛饌以薦于廟人問其故君泣曰吾母妊我當産痛七日而生吾念其生我之劬勞而若恫在己欲報之德而吾親已歿今我如此廡湠吾無窮之恫耳聞者流涕君家在大村中一日火發隣舍屋比延燒君適出外急歸見其家方在燬中將及於家廟屋火四面圍匝不可赴救君痛哭欲躍入火中隣人之來救火者恐君之冒焰以死衆共圍執君旣不得入惶悶仆絶以手搶地地深數尺而十指皆爲之傷裂血流漬地見者莫不酸鼻俄而火息一村燒盡無餘而獨其廟巋然而存廟傍林木皆焚屋瓦榱樑皆赤折融液而竟不燬焉噫嘻異哉君之至行

感於天者又如此金化之人將上其事于朝相與定議君聞之招首議者嚴責之鄉人素敬服君不敢違其志其事遂不果上君歿後縣尹有嘉其行義者採入於邑誌云君生於某甲得年九十餘而終有一子先君夭有一孫貧不能家其女婿某權奉其主未幾埋其主不祀云嗚呼君有至性美質使其得聞古人之學輔以師友之益則必將奮發切磋大有所進豈止於若一行而已哉金化素僻陋無士子君歿後又無子若孫可以闡揚先德者故生而不得擧孝廉之選歿而不得蒙旌褒之典悲夫余觀夫今世士大夫有勢力者苟有一節一行之美莫不增飾虛僞顯揚褒嘉而遐方下土田野之人則雖有至行純篤如君

者終湮滅不稱其子孫亦不蒙其澤又何足以勸後世哉傳曰天道福善禍淫今於君何哉雖然人有正理要當爲善而不可爲惡禍辭非所當有也就使有之只可以厲中人而已若特立獨行之君子則豈可以是爲勸沮哉後之學者其亦爲其所當爲而已勿復有疑於禍福之理則庶乎其可乎哉余於柳君事實有感焉尾之以此云爾

祭文

致祭豐陵府院君趙文命文

惟卿姿全文武身兼勳德遭遇 聖祖協贊皇極痛矣黨習淪胥以溺霜氷之漸卿實早燭不惟不黨憂在禍國經幄一疏隙

若龜卜戊申之變卿言果若醞釀而發非故一夕想厥時事殆
哉旣亟蛇豕外突羌胡內伏孰察非常孰備不測卿時典兵如
手捍目宣仁之外隱若一敵宵柝閒閒周幕肅肅微巡密布奸
諜自息若虎在山坐慴羣賊狂寇亟蕩雖羣帥力京邑不驚寔
惟卿績丹靑至今悠悠予憶歲月重回觸目如昨山高水淸人
亾功卓睠彼三忠爰酹毅魄遂暨諸勳咸薦洞酌世有之懸亦
及原嫡矧在于卿義深休戚瞻望 西寢采增愴惻玆遣承宣
薦此菲薄靈若有知庶幾歆格

致祭故判書李眞望文

惟卿文章家傳謹厚天賦公輔雅望夙自章布沂公三魁司馬

九分行篤孝友操著廉勤 聖祖殊遇以甘盤舊治贊皇極入
完元祐粤在旂裳受命輔翼養以聖功啓我洪籙翌歲晉册遂
居賓友正言正事日夕左右懇懇之誠溫溫其恭簡僚斯盛疇
與卿同 寧王曰篤愷悌其人不染塵埃獨保淸眞文垣筆硏
承祖暨子藩節分司亦旣歷試匪心軒冕雅意邱樊晩節彌姱
終彼石園老成典型俾也可忘矧逢令春架增感傷追惟盛禮
在月之望堯墻餘慕舜隣興想爰擧侑觴遍于僚賓暨厥敦匠
贊禮諸臣伻官千里聊奠菲薄靈如不昧庶歆斯酌

致祭尹文正公煌文

惟卿身秉大義氣鍾純剛早事溪門若朱之黃學有淵源業傳

家庭正色立朝時値丙丁一字愚我萬口同聲卿在諫垣終始
扶經匪釣華譽寔陳石畫戰守方略腔血盡瀝勳貴失守有嚴
筆鋒廟議偸安欲焚沁墉异疾自首何愧三忠錦峽嶔崎呑恨
以終殉節有弟抗疏有皃一門忠義百世有辭北苑親祼每懷
節烈來汝雲仍俾叅享列卿惟不食子孫繩繩衣冠逾百報施
斯徵爰及三士並擧侑酌旁裔替奠庶歆菲薄

祭趙士善樂鎭墓文

維辛巳十二月庚午友人昌寧成某謹贄一死之奠來哭于故
豊壤趙士善之墓曰嗚呼前秋余入城始聞吾子病臥於京第
馳往見之與之語神識雖不亂而病己不可爲矣心知其死别

而恐其怛化也嘿嘿忍涕而執手以示訣子其知吾心耶聞子死之翌日一往哭焉而余適有行歛之日不得凭棺以慟其後聞歸葬於故山而行未歸又不及臨穴以訣含哀負罪徒耿耿于中耳嗚呼今歲見子不過乎三洛中之見又是永訣之日而言不能盡今來故宅老梅寒松宛然客臘之情境而虛堂素幌已非平昔亂山深處雪封孤塚已矣無可言者嗚呼士善復何悲哉子不見夫行者之歸乎聽鷄而起見星而猶行汲汲然恨不能一日而千里也雖有山川花柳之勝不暇顧而樂之及其得歸而休也心安而體逸優遊而自適矣夫生者寄也死者歸也人之生自墮地而在行晝與日俱馳夜與月並逝未嘗一息

而不行行未甞不歸于死也世之所謂繁華富貴卽過境之山川花柳耳彼壽者徒久於行之勞而夭者乃得其逸而樂也又安知不與已歿之親戚從容團聚如陽界上乎嗚呼士善其亦有樂乎否耶然子之一身歸而先尊府與尊兄無嗣大夫人無依以子之孝且友豈忍以一身之歸之樂而脫然不顧乎此耶其亦不得己於歸而有其悲而無其樂耶嗚呼擧世溷濁清者難久譬如疾風虐雪荆刺不折而弱蘭柔蕙不得葆其秀嗚呼士善亦復奈何嗚呼吾子逃棄聲利杜門自守余又狷隘崎窮爲世棄物而相得之歡如膠柰金蘭則其所交者有在也况相從於寂寞之濱以讀書切劘爲事則其所以相期勉者遠矣而

今遽失之嗚呼不徒悲子之死而悲我之生也嗚呼哀哉

祭從叔母文

維歲次乙酉正月晦日從姪某謹以隻鷄之奠哭訣于從叔母
星山李氏靈筵曰嗚呼哀哉璧珍世閥名門哲配作式閨壼垂
六十載小子蒙育獲覯一二寬仁其姿莊敬其儀喜不見色詈
不及婢奉事君子婉婉怡怡屢乘雕軒歸裝蕭然不別治行以
汚家傳惟勤且儉貧不憂空恩逮媵保德配繆畚玩樂圖史陳
義甚缺晚厭祿養勉子休科高識卓見綽有士行淸明剛健恒
鮮疾恙庶幾遐齡嗣我太母惡知想外訃書遽到設位號哭痛
裂肝脾小子孤悼四瞻靡依匍匐來投惻然收卹衣我食我以

及冠室自頂至踵涵育成就視我猶子我視猶毋疾未親侍歛
未凭哭受恩最深孤負斯極奔哭筵前已矣何言有菀蟾岡卜
宅萬年緘辭告訣有隕如泉嗚呼哀哉尙饗

祭亡室全州李氏文

維歲次辛亥八月癸卯朔十五日丁巳夫昌寧成某謹因望奠
告訣于亡室淑人全州李氏之靈曰嗚呼哀哉緊君之生一何
酸楚自嫁至今卅八寒暑無一日歡有終身苦藐茲七尺托君
爲生農不知畝仕未代耕上奉蘋藻下育穉幼化無爲有補短
塞漏形神積勞心血盡嘔病入膏肓技窮刀圭閒享官厨匙箸
已閣數年以來症漸危惡絶食已久賒死亦異神職失守尙念

家事恩勤持畜家立身隕甘苦乘除理於君列嗚呼哀哉緊君
才識匪婦孺匹訓子以嚴御家以法老不休績疾不委席鳴慈
無偏鴻賚是安從余于宦戒在貪殘取與顧義施嗇有節食功
安儉門無債督益虔芬苾待奠不寐滌藏籩笠饑不典市我學
我仕或遭遷謫無幾在家在家亦客持內持外使我忘家勸我
休官歸復耰鋤設己饑寒奉我甘煖對飯啗空回啼作歡我服
尙華君形獨悴今焉已矣嚋復是似三子一女亦旣含飴小兒
畢娶新婦孔嘉君其奚憾不瞑其目卜宅先壠卽遠已迫窆遷
舅姑魂兮可托我亦奚悲哭寢噭々單盃以侑陳此悃抱嗚呼
哀哉尙饗

祭族姪　懿陵令雲柱文

維歲次壬子二月四日癸卯族姪近故　懿陵令君子胥以宿疾阜復于旅舍越己酉將靷歸坡山故宅前一日戊申族叔某謹以酒果脯醢哭訣于柩前曰嗚呼哀哉往在丁未君得一命於我乎來相對兩病寒饌冷寢辛苦百狀三載一室情篤伏凉年衰病深薄宦何樂五子百結仰望一邑屢欲棄歸推荷在茲余歸自南尙苦捿遲一日二日步步竿上四顧無援公道誰張顧余病蟄愛之何助疾非不膏尙延年所那意旬餘遽至斯境神氣垂絶自書遺命分付後事不亂而治淳質曠懷所養可知有子詵詵婚嫁已畢積善不食豐于後祿君其奚憾不瞑于目

單盃以侑千古永隔嗚呼哀哉尚饗

祭門長族兄文 宗中祭文

維歲次甲寅九月日族從弟前應教德兩等敬祭于故通政大夫僉知中樞府事公之靈曰嗚呼哀哉惟公質稟溫良行篤孝友養拙安貧不失家矩鄉稱善士門推長德天報孔彰士而壽爵有子克孝有孫成行宗黨凋零獨巋靈光一門依仰於焉稟諮那知一疾缶歌遽悲如樑之摧孰飭穉昧覩吾家風存者無幾未祖而路或侮于墻家無長老噫嘻鑛噫防嗟公不幸闔門之痛卽遠有期柩車已奉通告宗中敬具薄奠靈其不昧鑑此洗腆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叅判季明光近文

維歲次丁巳二月壬申朔十九日庚寅金島纍人成德雨聞愚坡韓公之訃設位而哭哭之慟乃於翌日含哀搆文倩便送致於靈几之前使家兒奠一觴而告之曰嗚呼明公何至斯耶嗚呼明公何至斯耶凡在相知尚不忍一日而無公況以吾千里而哭公耶夫平日之遊從於公依庇於公者莫不失聲相吊曰吾其如何況吾聯苽葛之親寄松栢之契托受之於子約累百口於伯仁者又將如何耶於乎博雅之識通敏之才學本乎經傳行篤乎人倫口絶鄙倍身無點汚對之如玉壺清氷鄙吝自消即之如春風和氣善良自化求諸古而亦罕覯於今而何得

是以與公相知者雖趣操之有殊親疎之不同而莫不曰某人善人也君子也於乎公何至斯耶於乎公何至斯耶於乎余托末契寔在中身而一見如舊片心自許況以同病之憐同聲之應一日不見己交伻而相邀一事有疑必待面而相議如蛩蚷之互依如形影之不離余戇而踈昧於涉世拙於謀生公每憂我之不愼樞機憐我之阽於寒饑凡吾之喪病急難如手足之相救雖骨肉而何加於戲今此嚴譴愆實自取千里寒程無計自致而公乃竭力津遣衣糧僕馬既略備矣以至於沿路凡事還爲指劃而莫不節節中窾得以無撓到配至今延喘者莫非公之賜也況癡兒在家飢口滿室惟公之教導是承惟公之濟

活是賴今焉已矣倘誰望哉嗚呼公之文章足以華國才猷足以裨世而徒沉淹於下邑謾捿遲於外班雖緣無心於榮途豈非可歎於世道乎然而望七之年非不爲壽矣從二之秩亦可謂榮矣琴瑟偕老蘭玉榮親康彊無疾翛然而化此由於平日修養之致而亦豈非盛德之攸報耶於乎余之此來天固欲究竟於此地憂惶震剝朝夕且死已作訣書無便未送豈意公之不淑己在於前月而得報於數旬之後耶又安知公歲初一書反爲絕筆而不復見公之書耶又見士寅柳僉知協基字士寅書血祟在驚悸云然則公之促壽不免由我余於此尤不覺扣心而長慟也然余之賒死亦一異事幾何不溘然而相從耶韓子所謂不

悲者無窮期矣聊以是自慰而已嗚呼臆塞而言不能盡淚漬而字不能成萬一生還當以文字更吐餘懷靈其不昧尚冀鑑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長子弼柱文

維歲次癸亥八月癸亥朔十五日丁丑故子通德郎弼柱將以閏月初四日卽遠于家後子坐之原其父七十二歲翁因望奠斟酒諫之以文曰嗚呼哀哉昔顏子以純粹之資禀靈淑之氣其剛烈如爐雪之消其明睿察纖塵之翳况乎得太和之聖而爲之依歸居陋巷之貧而無所憂累宜其克享遐壽而終不奈於脩短之數不免貽請槨之憾矧汝得脆薄之質生叔季之世

而凡聖禀殊者乎嗚呼汝未晬而能步纔齔而能言旣長而風骨秀偉文識穎發往在丙辰冬余爲宅人所觸激受罪四海島汝能丏亨於時相之門血淚懺容實動其心得以生還鄉里此又汝兩弟之不能辦者也以余無窮之慈恃若長城委以家事豈意背余而先逝耶自古及今遭此慽者何限而豈如余病在床玆無異於失相之瞽衰耳之聾者乎嗚呼余之最所悃臆而塡髓者有二焉余拙於謀生家甚貧窮布糲或匱使汝晝夜焦心於事育之勞神精受傷榮衛己竭此所以不能保其天年者也且余素樂山居往年來寓此地不但四顧無親醫藥路絶使汝浹旬嬰病而不得試一盞藥竟至不淑此又所以痛纏心胸

者也雖然余視息依然時或開口而笑者去七月初十日汝妻順產得男所生兒骨體非凡可期成立此可以慰余心者也且汝葬地定兆於家後數十步之地汝生時所目睹而心好者也汝之素愛樂逍遥之桑麻楮栗環繞左右其與客地孤葬者異矣昔延陵季子羸博之葬不過廣輪掩坎三呼游魂而去以季子之事觀之於汝可謂得地而安厝也又何憾焉此尤所以慰余心者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崔承旨守魯文

維歲次甲子二月二十八日戊子三養老人昌寧成德雨遠致凊綿之奠使子崑柱哭于承旨崔公之靈曰嗚呼惟公文章本

於經術孝友根於天賦早歲蜚英昆弟聯武宿儒當處於深嚴
而時人反待以冗散外以捿遑於郡邑內以浮沉於院府則其
不汲汲於榮途可知也居邑而不近女色在家而不畜姬妾雖
居淡恬不過一床書一局棋而已則可知其不失儒素家風也
不喜交遊門無雜賓窺其戶寂若無人則非但素性然也亦可
知操守之異於人也晩年一資固非獵援而得則亦可爲世道
慨然也嗚呼余以愚蒙聾瞽自觸於機穽赤龍之冬謫囚海島
烟瘴淼茫死在朝夕且爲時輩所棄雖在近邑素所親切者亦
不敢顯致書訊惟公時宰昇平殆若數百里之遠而專使致饋
逐月不絶百物具焉余得以延活經年則其不顧時諱嗜義恤

竊雖於古人中求之未易多得也去年之夏余避癘入城公力
疾來問見其顏貌氣力無異平日而公乃云爲南水土所傷時
時眩滯然才遞北邑而來飽飮淸凉之水向爲瘴鄕所祟者庶
幾雲消霧散不以爲憂豈意於焉之間遽承凶音耶嗚呼痛哉
顧余今年七十三矣旣無僕馬長在床褥末由自强赴哭且慰
諸孤今聞卽遠有日使在京豚兒操此文替告神精耗失言不
能盡靈若不昧庶幾鑑衷嗚呼哀哉尙饗

社稷祈雨祭文

伏以社主土稷主穀爲一邑民命之所係而乃者牧守非人事
神不能以敬治人不能以仁神怒於上民怨於下致有此閱月

亢旱之災濱江十室之氓既病於麥矣而無禾之歎不特十日而已則哀此一邑之民將無孑遺矣嗚呼以牧守非人之故干天和召天災以貽毒于民則有司將黜罰之矣鬼神必誅殛之矣否則當投劾而去矣其不可以一人之故譴及於民者審矣嗚呼靡神不擧靡愛玆牲既禱于山又禱于川而乍雨旋霽乍雲旋晴一日二日今將六月徂暑矣上天高矣不可以並訴矣山川邈矣不可以再瀆矣我心如焚其將誰訴嗚呼賤職今不敢以司牧自處不敢自禱使縣佐齋沐替告而泥首請辜屏伏于壇下肅恭以俟伏惟神明庶幾歆顧

節孝先生追享勿溪書院時先行告由侍中先生祝文

惟我節孝文貞之弟同遊靜門並美齊譽善喪二連接統兩程
桑鄉有廟宜先妥靈未享祠院久闕盛禮卽聞坡山命復牲幣
沙江定論復伸今日玆循已例陞配一室聽松之下大谷之上
序之以齒連枝並享八賢同堂咸祖于公積德流祉受報斯豊
儒林盛事斯文曠典於千萬年尙歆明薦第惟板谷齒先溪老
始居于下未詳厥故士林咸議復正位次今因享禮並告玆事

節孝先生陞享祝文

恭惟先生文貞難兄人稱二連世出兩程闕而不施黨禍是丁
一代爲首靜老之評二字私諡慕齋之銘世德有廟禮宜妥靈
以未祠享闕而不行何幸坡院命復牢牲玆循舊例躋配旅楹

九賢同享於千萬齡

觀水亭上樑文

觀水觀瀾君子所以玩道體之術肯堂肯搆後昆所以趾世美之方重瞻棟宇之新不改山川之舊伏惟知止堂先生己卯黨籍元祐完人道探典墳師友則趙文正朴江叟諸老位躋崇顯清白則李晦齋金冲庵並稱堂奉百歲慈顏作萊子弄雛之戲世稱三馬太守類淵明載鶴之行休退當年未知送疏傳者幾車幾馬優遊卒歲曾不離楊尹之某水某丘迺於一曲森溪爰起數間華搆川流洗耳人間之風雨何聞潭影清心胸中之滓穢自祛日倚欄而翫樂遂揭扁而省觀晦翁源頭之吟水哉水

哉奚取子美湖上之跡杖兮杖兮爾扶倘期傳百世而無窮不
幸經兩亂而仍廢廉吏安可爲也堪嗟叔敖之雲仍故家猶有
存焉幸保平泉之花石乃者宋君之裔氏襲詩禮之舊訓守遺
軸之故墟俛仰溪山感杖屨之遺蹟鳩聚土木復輪奐之美規
玉岡經始而未遑華軒突兀於不日水面風來天心月到宛是
曩昔之觀林霏日出巖穴雲歸依然朝暮之景遠挹船防山麓
倍後孫履露之悲傍臨耆英亭基想當日需雲之盛揭舊額而
慕洗心之義拚遺記而感提耳之言山高水長誰識先生之釣
處峰回路轉今見舊亭之翼然無廢後無廢前一遵舊制善繼
志善述事有是賢孫少住郢斤齊聽巴唱兒郞偉抛梁東仙岑

晩翠蒸籠行到泉源深處方知逝水不窮兒郞偉抛梁南儒宮傍起龍巖幸有明翁題碣心期月照寒潭兒郞偉抛梁西鳳山晴靄望迷歷歷寺鍾到耳乘春竹杖擬携兒郞偉抛梁北古堞邐連北極當時匹馬歸來猶憶道傍歎息兒郞偉抛梁上暮暮朝朝雲嶂還同偃蹇高風解使千秋人仰兒郞偉抛梁下混混流泉不舍且供日沐湯盤本地風光堪畫伏願上梁之後魚鳥忘形虎豹遠跡濯淸泉坐茂樹正合隱者之盤旋夾去津種桃花莫敎漁郞之引入門戶不替守王廬而長存丘墓在玆陟砠亭而追慕毋忘塈茨丹艧之訓長敎棟樑板檻之新

直溪新居上樑文

豈若我處吠畝之中爰得我直我所不於朝則山林而已于是
攸芋攸寧焉得知擇不處仁是可謂養以無害直溪主人雅意
林壑宿好詩書始以陸沉縣吏之身猶有城市山人之號苟使
釣寂寞之濱耕寬閒之野則其所樂者存至若走形勢之途候
公卿之門非惟不能而已不幸晚第之忝竊全昧前途之險夷
雖登金門上玉堂何異林鹿之見縶竟墮犴扉投鯨海誰憐夜
蛾之撲燈幸賴天地之好生得蒙解網之渥那知考妣之如喪
莫暴戴盆之寃今此荒野之閒居莫非　楓宸之恩造乃趂四
之日擧趾粗成一把茅盖頭方宅八九間繞之以棗栗楮柒桑
麻之植横野六七里帶之以翠壁澄潭平川之觀同李愿居盤

之蹤不乏美鮮之茹食類荊公專壑之意未免車馬之驚猜遂
就武夷九曲之中爰搆工部三間之屋何須閬苑玄圃爲松喬
頤養之鄉不必潁水箕山爲巢許遯莊之所夏麥秋黍聊且度
飢早韭晩菘可以當肉朝無貴友誰寄草堂之資跡謝邇班合
同編戶之類始則華西垣之視草今無怪東陵之種瓜苟美苟
完何妨太虛爲室明月代燭爰居爰處唯見靑山入座白雲宿
簷有學子數三人共成編茅之役作新居十六豚助唱擧樑之
謠兒郞偉抛梁東曉旭漾紅國峰東道人愛餐朝瀣氣每日開
窓坐必東兒郞偉抛梁南一水透迤繞屋南向來此身無歸處
苦被人譏廬終南兒郞偉抛梁西坡山知在鋒巖西興來吟履

無遠近尋瀑尋潭或至西兒郎偉抛梁北數疊層巘擁舍北高
臥自謂羲皇人濁酒淸風北窓北兒郎偉抛梁上只有昭昭天
在上直方工夫貴兩進聖學由來自達上兒郎偉抛梁下數頃
稻田在堂下老夫依杖觀滮池振鷺于飛同上下伏願上樑之
後猿鶴同盟虎豹遠跡峽裏人事雲中鷄犬松下房櫳山外風
塵侯門蹄轍帝城花柳

曾王考遺稿自祖考在世時已經選定閱數世而未遑登梓
不肖亦已年迫桑楡懼志事未就一朝澌然世代浸遠易致
散佚乃與從姪近鎬經始有年始克梓焉嗚呼以府君之淸
操邃學文章乃其餘事而今距府君沒已百有二十餘年矣

後生小子無所考德則賴此稿之存而庶可得其髣髴云爾

乙亥五月望日曾孫載朝謹識

嗚呼我高王考踈翁先生淸名懿行立朝而爲眉目處家而爲軌範其德之著於文辭者藏之巾衍閱世久矣而顧後承力綿誠淺無以圖傳之不朽常懼夫愈久而愈泯乃與諸從謀將爲鋟梓歲乙亥春從叔父松庵公與不肖抱遺集而走京師就李學士範世請校讐未及脫稿叔父捐世其翌年將付諸剞劂氏隻手摩挲不勝愴慼潸然涕下文稿凡爲四册十取三四爲四卷甚率略然可謂一羽於丹穴一臠於全鼎何必鉅帙而後表其德而壽其傳也哉歲丙子榴夏下澣玄

孫近鎬謹跋 現名璣鎬

踈翁遺稿卷之四 終

非賣品

昭和十三年一月十日印刷
昭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發行

京城府苑西町六拾番地
編輯著作兼發行者　成思永

忠清南道禮山郡禮山面禮山里四百四拾貳番地
印刷者　李相珏

忠清南道禮山郡禮山面禮山里四百四拾貳番地
印刷所　三木商會

忠清南道禮山郡禮山面禮山里百七拾七番地
發行所　昌寧成氏門中